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二十期要目

民國廿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和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葦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森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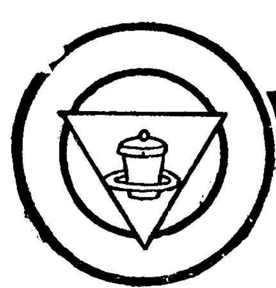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一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往浦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二·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四五	一五·三六	一六·一〇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三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三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illegible]	[illegible]



紅三角牌



總店 天津法界州二號路 電報掛號丙三五四 電話三〇一二九號

工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店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
九江、福州、南京、遼寗、及其他各埠
國外日本朝鮮英荷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SODA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天津

永利製鹼公司出品

Manufactured by

Pacific Alkali Co., Ltd.
TIENTSIN CHINA.

中華國貨 東亞風馳
工業基本 物美價廉

欲求印刷之 精良 迅速 價廉

請到大公報館來

本館營業項目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承印

畫報雜誌，股票，支票，中西書籍

家譜誌書，證券，證書，各種傳單

學校講義，單據，表册，信牋信封

洋式簿記，名片，賀柬，各種招貼

精製

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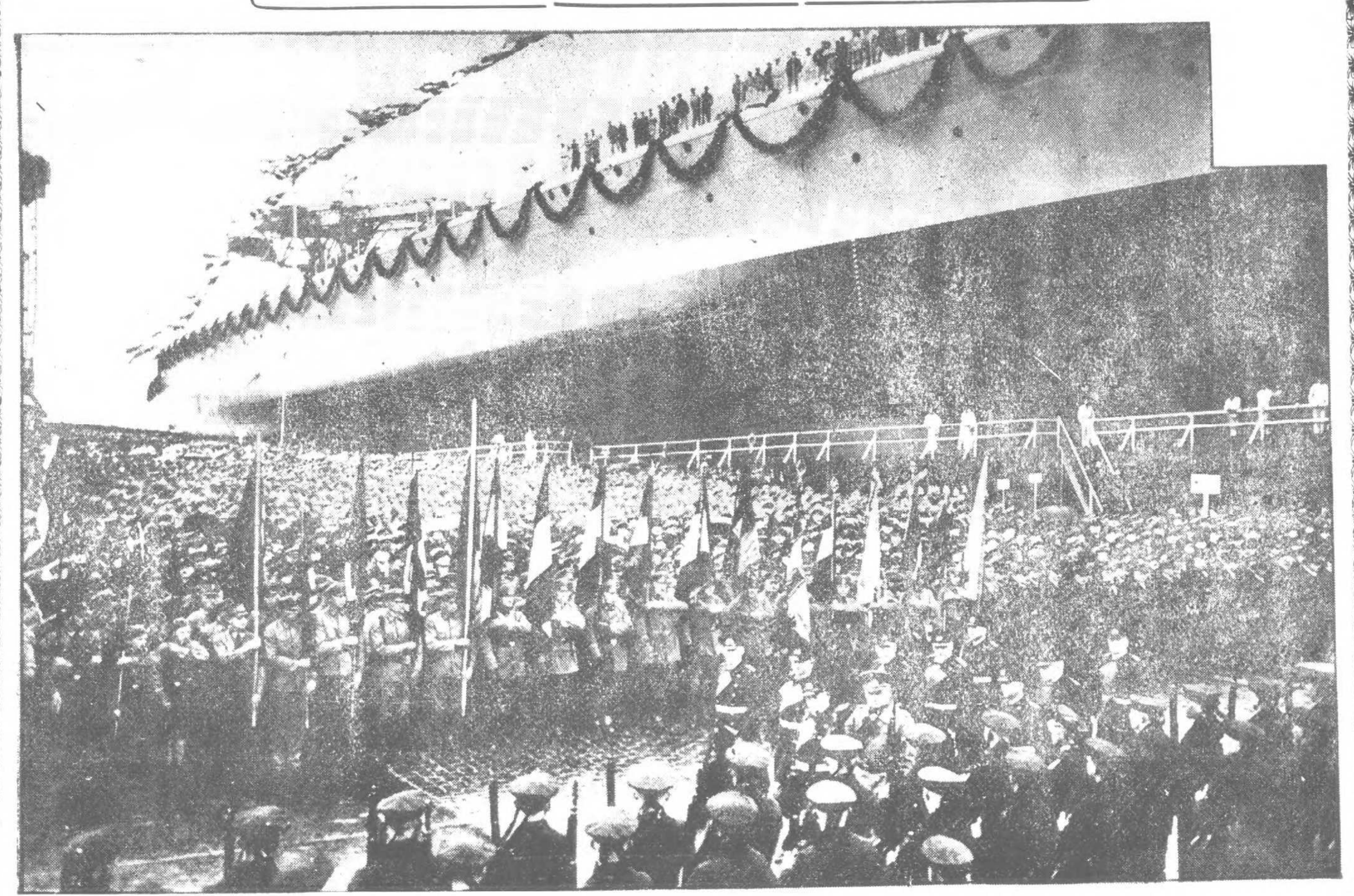
鋅版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一四五〇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無線電報七七七七

德國第二袖珍戰艦



德國第二袖珍戰艦，軍官 Admiral Scheer 受任為該艦長。

蕭伯納參觀好萊塢



好萊塢明歡宴蕭伯納。自左至右㈠賈波林㈡蕭伯納㈢Marion Davies㈣Louis B. Mayer,㈤Clark Gable㈥Gearge Hearst

時人彙誌



劉湛恩

劉湛恩，湖北漢陽人，生於一八九六年。一九一八年畢業蘇州東吳大學，後留美入芝加哥大學得碩士學位，又入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二二年得博士學位。歸國後，任青年會全國委員會教育秘書，華府會議任中國學生團體代表，一九二六年出席芬蘭萬國青年會大會，旅行歐洲各地。曾任光華大學教授。現任滬江大學校長。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評價

近代史名家蔣廷黻先生對第一二三卷批評說：

編者搜羅史料之勤及選擇之精，實在令人佩之至。各章節的介紹詞及啣接詞，除愛國心太顯著外，大都極有斟酌。我們倘記得中國外交史的科學研究尚在起始之期，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與日本」為上等佳作。

蔣廷黻先生對第四卷批評說：

這一卷的體裁完全與前三卷相同。其敘事之有條理及立論之精確，比前三卷，只有過而無不及。在四卷之中，第四卷沒有問題，是最有價值的。因為前三卷殊少學術的貢獻，不過替讀者編好許多零散的材料；第四卷則有許多新知識的發現。其資料有二分之一是未曾出過版的，且是必不可缺的史料。第一•這一卷有楊儒在俄與威特拉姆斯獨夫交涉的全部紀錄，得自中國駐俄使館的檔案。……第二•這一卷尚有一九〇五年中日會議的全文。近二十餘年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全以這次會議所訂的條約及紀錄為法律的出發點。其重要可想而知。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說：

The "China and Japan" is what western scholars call documentary history. The author, Mr. Wang Yun-sen, is a member of the staff of Ta Kung Pao. He has made a careful selection from available Chinese and Japanese sources, and occasionally from Western sources. He has woven these documents together, by addition of introductions and explanatory paragraphs into a clear connected narrative. The work is a great aid to students, but not a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 except in Volume IV, which contains important revelations. This Volume covers the period from 1900 to 1905. It has the entire record of the negotiations conducted by Yang Hsu, the Chinese Minister at St. Petersburg, with Witte and Lamsdorf, on the question of Russian evacution of Manchuria.……The volume also contains the entire so called Secret Protocol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erence in Peking in the winter of 1905.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velation cannot be exaggerated, for the so-called Secret Protocol is at the basis of many of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s during past twenty-seven years and is still being utilized by Japan in the present Manchurian war.

Book News from China 說：

The national crisis brought forth a crop of publications 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 is easily that of Y. S. Wang. His book, Sixty Yea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s already in 4 volumes, but not completed. It relate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at length, and with great perspicacity. Vol. 4 just publish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It covers a most eventful period: the Boxer Upris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f the winter of 1905, to which the present conflict may be traced. Whereas the former volumes are valuable mainly for the author's narrative, this volume contains many revelations, among which are the complete Chinese minutes of Yang-Lamsdorff negoti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the complete official Chinese text of the minutes of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f 1905.

本書經日人長野勳•波多野乾一二氏譯成日文，由東京建設社出版，已出兩卷。他們認為此書是有益中日邦交前途之作。

現在第五卷又經出版，材料之豐，知識之新，較以前各卷尤精。中外圖書館，各文化機關，外交家，政治家，歷史學者，大中學生，及一般國人，均應人手一編。

定價每卷一元 外埠及日本另加郵費一角三分 凡購五本以上者免收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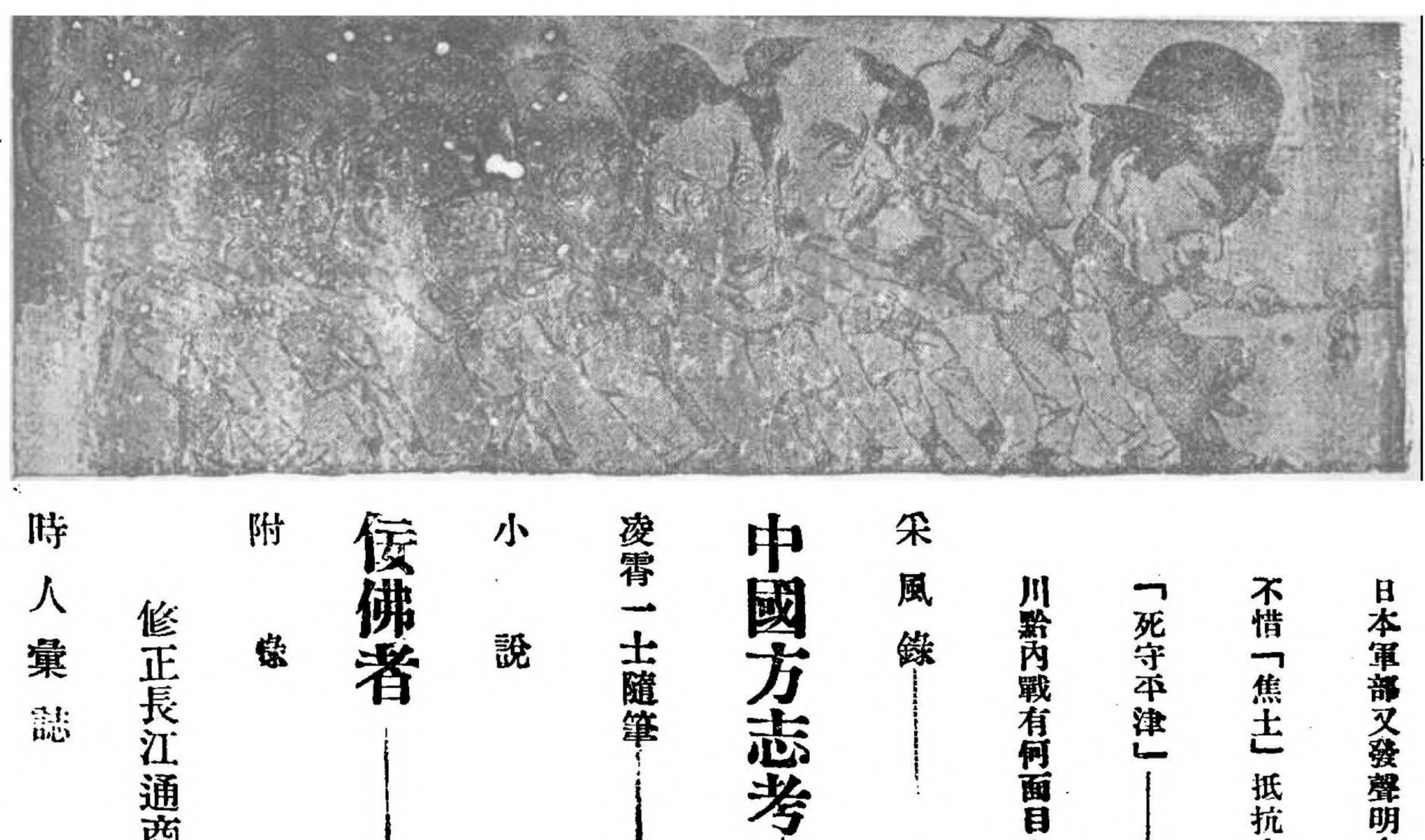
發行處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本社 上海九江路三十二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長康里二號大公報辦事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及書店均有代售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謹啓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二十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五月廿二日出版



敵迫平津

記者

四月二十二日日陸軍省曾有一半官聲明，謂其軍隊將退至長城線，未幾，其侵占灤東之部隊，果有一部分撤退。同時集中兵力，進擾多倫，猛攻古北。五月二日日陸軍省又發聲明，號謂警告華軍之挑釁。四日上午，北戴河東歸提案到日軍四十餘名，向我軍鄭重聲言，令我軍撤退，否則以飛機四十架，協同海軍實行轟擊。自七日起，長城各線，實行猛烈攻擊，戰事異常激烈。古北口方面，我軍血戰數日，終於不支，退守密雲北境。東路日軍於十二日自遷安渡過灤河，直迫豐潤，我軍後方，大受威脅，灤州及北寧線不得已乃自動撤退。迄十六日止，唐山已無我軍。敵軍威迫平津，日益接近。十五日日關東軍司令武藤又聲明不進至平津。中央任命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席黃郛適於十七日至平，據傳負有不屈服，不妥協及安定華北人心之重大使命。平津局勢，危在旦夕，黃氏能否挽狂瀾於既倒，仍待事實之證明。茲誌最近一週戰事之發展於次，望國人作國難痛史讀可也。

一、日本軍人直認中國存在爲不可耐

日本製造進犯口實

十六日天津大公報社論有云：『日本軍部，善於欺世惑人，以歷來事實考之，彼方發表聲明一次，則對中國之攻，猛烈一次。四月下旬，日陸軍省曾有一半官聲明，謂其軍隊將退至長城線，未幾其侵占灤東之部隊，果有一部分略退。然同時則猛攻古北口，逾一星期，我軍血戰不支，棄南天門陣地而別守新線。日軍復於此時，攻占察哈爾之多倫，其灤東地方，彼軍雖略退，而李際春等逆部則盤據騷擾，我軍爲維持地方計，派遣騎兵，馳往鎮懾，初未嘗與日軍有接觸也。乃日本陸軍省突於五月二日又發表聲明，號爲警告華軍，公然宣稱：如再挑戰，當再進至關內。日外務省方面解釋其意，更謂日軍對華軍態度，早不可耐，戰如再起，規模必較前爲大。上海日領署公開發表，竟稱此次如再發生戰事，當然進占平津。果也，四日午前，北戴河東歸提案到日軍官兵四十餘名，遣一使者向我騎兵楊團，鄭重聲言，北寧

線灤榆段，中日軍均不得進駐，限我前進部隊，速行撤退或投誠，否則日內以飛機四十架協同海軍砲火實行轟擊云云，同日日陸軍省再以當局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指何柱國等軍，再越灤河，接近長城，該方面之事態，已陷於緊張而急迫。更謂：「華軍之挑戰仍不息，如此即再加以幾擊，亦所不惜」。八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復發表荒謬之聲明書如下：

「我軍依照確保長城線之根本方針，將在灤東地區作戰之部隊召還長城線，乃華軍看清我軍不向長城內進出，遂改變輕侮的態度，在建昌營附近及其他各地執拗的挑戰。使第一線諸部隊無應戰之暇。不僅如是，在興隆縣方面，且已越過長城，侵入熱河省內，以威脅承德，並秘增便衣隊，使我軍疲於奔命。我軍隱忍迄至今日，認為不能再甘受華軍之挑戰，決定起而加以大打擊，直至華軍喪失挑戰的意志」。長城及灤東日逆軍，遂於八日起實行總攻。『日本之於中國，殆如伊索言中之「狼與羊」，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敵方兵力詳細調查

最近我軍與敵逆軍之戰，規模日趨擴大。戰線之長，自多倫，沽源間以至灤東，亘千餘里。敵逆軍實力不下五六萬人。茲據詳細調查，敵方現在長城線及灤河一帶之兵力，灤東為第六師團·古北口為第八師團及灤東之平賀·喜峰口之服部·中村三個混成團。新近陸續增加部隊，㈠廣島第五師團第九旅團，旅長土肥原田三，所屬步兵第十一聯隊，古北口曾發現該部隊號及步兵，第四十一聯隊在灤東曾發現該部隊號。㈡第三師團工兵部隊約一連。㈢第十二師團所屬第一戰車隊約一營。㈣第十二師團所屬小康野戰重砲兵隊。㈤第十二師團抽調之混成部隊。㈥第三師團第二十九旅團第十八聯隊及高射砲隊。㈦千葉砲兵聯隊，均有野戰隊。㈧飛行第二四六各聯隊一部。又古北口方面，除第八師團全部及第九旅團暨偽軍一部外，尚有其他野戰重砲兵·野砲兵·山砲兵等聯隊及騎兵步隊等。此外平賀旅團由撫寧南進，第六師團由遷安附近向西南進，中村旅團似在後方推進。至第十六師團除控制熱河全境外，其詳細位置不明。十三四日天津盛傳日航空母艦一艘駛抵大沽。該艦載重一萬五千噸，約裝飛機三四十架，曾飛出數架，向大沽港口偵察。據查該艦係運輸艦改造，艦名KAMOI，並非航空母艦，其停泊處距大沽口數里。

北平某高級將領十二日談，由建昌營一帶，出動灤東一帶作戰之日軍，為高田旅團，松田旅團，及第十四師團之平賀旅團。日本新由國內名古屋熊本兩地調來新編之兩個旅團，係上月二十九日出發，在秦皇島登陸，已加入古北口喜峰口，長城沿線一帶。是否即加入作戰，抑補充以前部隊之死

亡空額，尙不詳悉。至蒲本第十六師團，聞已調北滿。灤東敵軍，有渡河西犯模樣。但敵如進窺平津，仍着重古北口喜峰口兩方面。南天門已發生戰事，可以想見敵軍之用心。與隆敵軍尙無增兵，敵軍對該方面似不甚注意，總之，無論任何方面，我俱有充分準備。勝負固不能計，惟有拚死，絕不使寸土輕易入於敵手。

二、南天門血戰後我軍退守密雲

南天門血戰歷三日

南天門陣線，我軍指揮爲徐庭瑤，蕭之楚二軍長。我方早料日軍將大舉進攻，士卒皆抱爲國犧牲之決心，誓死抵抗，故戰事異常激烈。十日晚七時敵以第八師團之第三十一聯隊全部，協同裝甲車二十餘輛，向我車頭峪一帶陣地施行夜襲。當被我軍發覺，奮勇迎戰，相持至四小時，敵傷亡過多，勢漸不支，略行後退。惟日軍以夜襲不逞，乃改用砲火向我擊中射擊。隆隆之聲，徹夜不絕。迄至十一日晨，藉飛機四架之連續爆炸及猛烈砲火之掩護，復以步兵三千餘人向我稻香村・上莊子・筆架山之線猛撲。另以坦克車十餘輛在上莊子助戰。我筆架山陣地，因守兵傷亡殆盡，並受敵方高地之瞰射，曾一度被敵突破。同時敵機以四五架爲一隊，不斷向我陣地前後及石匣一帶村落擲彈爆炸，我軍浴血抵拒。敵反覆向我左翼稻香村上莊子界牌峪一帶高地猛烈突擊，戰況異常慘烈。徐庭瑤，劉戡，親往前線督師，沉着應戰，敵終未得逞。我劉師傷亡奇重。徐氏以一部騎兵襲敵後方，敵方退守原來陣地。斯日下午四時敵坦克十一輛，忽由南天門大街出現於白河澗一帶，我軍左翼陷於苦戰，乃由筆架山退至小倉臺嶺兩側高地，另調部隊增援。

自十一日以來，敵軍陸續增加，除原有第八師團主力外，陸續增加步兵三聯隊，砲兵一聯隊。十二日午，敵生力軍，向我小新開嶺・磨石山・下會一帶攻擊，其勢異常兇猛，並以一部向我小新開嶺左翼之南香峪進攻。同時敵之坦克車十餘輛衝至下會及新開嶺間，向我猛衝。我黃師兩團以肉體與坦克車作戰，致傷亡過半。斯日敵更以四翼螺旋槳大型轟炸機六七架向我各地轟炸。密雲北平間電話曾一度炸斷，但已修復。

我自石匣退守密雲

十三晨敵仍以大部步砲兵協同飛機十餘架，猛攻南香峪瑤亭一帶坦克車裝甲車三十餘輛，衝入芹菜嶺。我黃師拚死抵拒，傷亡甚衆。我徐庭瑤軍長暨關麟徵・黃杰兩師長均到前線督師，以受空炸砲擊，工事全平，無所據依，乃放棄四〇五五高地及小新開嶺。我軍自十二日晚起，與敵血拚

三晝夜，傷亡已達三千餘人，因南香峪瑤亭下會南北高嶺一帶陣地，受敵機不斷轟炸，及砲火之集中射擊，所有工事，悉被破壞。前線官兵無所掩蔽，加以自十三日下午以來，敵之坦克車裝甲汽車三十餘輛橫衝直撞，突入我軍陣地之芹菜嶺，致我左翼受敵威脅，腹背受敵。我黃師口部迭經與之肉搏，傷亡甚重。十三晚黃昏後，將大部撤至石匣以南約十餘里之九松山一帶之預備陣地，並於太史莊石匣兵馬營一帶高地佈置重兵，施行掩蔽。並已增調新銳前往增援。密雲曾一度發現敵軍，與隆敵軍戒備亦嚴。

敵正準備仍擬南犯

十四日，敵步砲空聯合部隊萬餘人，向我石匣以南新陣地一再猛攻，迄未得逞，入晚以後，敵之坦克車復向我安山口一帶衝入，經我黃師迅派決死隊三百餘人與之肉搏，並用小砲集中猛射，敵始稍退。蘆頭莊高地工事被敵砲火轟平後，經我乘夜修築，現尚可用。十五日拂曉敵方砲兵復開始向我蘆頭莊田格莊一帶射擊，同時敵之坦克車裝甲車藉砲火掩護，亦大肆活動，向我陣地衝擊。石匣鎮我軍於十三日下午六時撤至該地迤南三十二里之九松山一帶新陣地，敵軍因傷亡甚巨，據石匣後，似正補充休息，現時九松山一帶，我新陣地正面改由第二十六軍蕭之楚擔任。十七軍關黃兩師，轉移於密雲附近整理，敵之主力刻在石匣以南地區。十五日蕭之楚電平，謂古北口石匣間敵軍運絡繹，似仍有南犯模樣。

敵機偵平未擲炸彈

南天門血戰之際敵軍竟於九日夜間派飛機一架至平偵視。十日拂曉五時亦有敵機一架飛平。因兩次皆盤旋於平東郊觀音堂孫河一帶上空，並未飛到城內，故城內無從知曉。十日夜南天門敵軍又開始向我攻擊後，敵偵察機一架復於十一晨至平偵察。敵機由東北飛平經齊化門至城內上空，當時為我駐軍發覺，立即施放高射砲，惟敵機飛行甚高，故未命中。敵機飛至海運倉朝陽大學一帶散發傳單，又至中南海居仁堂各處盤旋兩週，然後西飛，在西四牌樓迤南經過時，空中發生兩響，有若機槍，但非炸彈，旋即飛到前門上空，經永定門至南苑一帶，散發荒謬傳單，即由南苑折回，穿過城內上空，於六時前出齊化門，循原來方向飛去。十二日晨又有敵機飛平。我駐軍曾施放高射砲數響及高射機關槍驅逐之。該機在城內往復盤旋數週，並拋散傳單，向正北方向飛離北平。拋散傳單，多對我軍隊挑撥離間之語。平內一區署去一日使館警察署職員稱，「日機來平，僅為偵察，並不拋

擲炸彈」等語。一時北平人心甚爲恐慌。惟當局談，敵機之來乃意料中事，並不驚異。北平日使館日軍一二百名，揚言定十五日在北平作照例之演習，此固日人之意圖擾亂，但我方戒備特嚴，平市各要隘處，皆置有沙包土袋，並捕獲奸人甚多，十五日日軍未演習。天津方面情勢略同。一說有敵機五架飛保定偵察，據查並無此事。

三、敵渡灤河占豐潤我棄唐山

敵渡灤河佔領豐潤

灤東敵軍大舉進攻後，撫寧·遷安·盧龍·昌黎·相繼失守。守北寧線及灤河者爲何柱國及王以哲軍。十一日起我軍與夾河爲陣。日軍續攻灤西，似側重盧龍，遷安，羅家屯各方面，因該方面河狹水淺，利於架橋渡河，尤以羅家屯方面爲甚，利於徒涉。十二晨敵在盧龍遷安兩方面砲轟西岸，希圖渡河，均被擊退。羅家屯方面亦數被擊退，敵砲火密集，並施放烟幕彈，由忍字口掩護渡河，向高台子攻擊。旋有一部渡河登岸，沈師合圍聚殲中。盧龍到敵後續部隊千餘名，有二百餘人並在蔡家坟徵集大批木筏，準備渡河。遷安方面敵機四架，偵察沿河陣地，並大舉轟炸大五里楊店子一帶，擲彈三十餘枚，夾有多數燒夷彈，廬舍皆燼。十二日沈克電告，十一日東寨西寨一帶之敵，與我軍一部隔河對峙，至夜間敵便衣隊屢向忍字口高台子等處偷渡，均被我軍擊退。十二日拂曉，敵以砲六十餘門，飛機六架，掩護其步兵約五六百名，向忍字口高台子等處强行渡河，雙方激戰甚烈。敵之一部已被强行渡過，刻正與我謝部激戰中。軍長王以哲十三日由前方電平報告十二日戰況。原電如次。㈠本早五時，敵全線總攻，並由我某師正面西峽口灤河渡口，夜間急造渡橋一座，拂曉敵裝甲汽車企圖渡過，被我砲擊毀，仍企圖補修。雙方砲戰中，敵同時由我左友軍門師正面長嶺峰，東寨，西寨三處渡河，該方面即陷混戰狀態。我某師左側受敵人攪攻，幸早派有力部隊防備，刻均在苦戰中。㈡本軍血戰終日，迄未停止，硝烟瀰漫，勢如霹靂，周圍數百里，捲入悲慘壯烈氣象之中，敵我傷亡均不可勝計，我左翼某師山地方面陣地放棄一部，誘敵深入，我生力軍已到三師，本夜當有激烈之戰事。灤河西岸遷安境內由高台子方面侵入之敵，十三日敵續增大部進攻。遷安方面，終日大戰，王軍何張兩師壯烈犧牲，傷亡重大。沈師情況不明。敵續向豐潤壓迫。

敵渡　河後，沿平榆大道，直趨豐潤，意在占領該地後，威脅北寧線之我軍。我軍自灤河西岸撤守後，即於陡河西布置陣地，阻敵前進，並於泥河構築工事，以便固守。惟敵以三旅團之衆，協同僞軍二三千人，分兩路向我跟蹤追擊，

一路由王官營榛子鎮東北向陡河上游豐潤以東地區前進。一路沿北寧路兩側向古冶開平唐山方向前進。

我軍退守玉田遵化

十五日敵攻榛子鎮，敵機編隊飛唐山擲彈，人心恐慌。十三日灤州我軍開始撤退。軍訊，據十六日午到薊縣電，我王以哲部因受優勢敵軍之壓迫，於十三日晚退守豐潤附近。嗣因敵軍跟蹤追擊，復於十四日晚退守玉田附近，目下敵之一部，已進至豐潤，玉田間之亮甲店附近，聞王軍仍向玉田以西繼續撤退中。北寧路左翼我軍由豐潤玉田西退，敵軍十六日逾豐潤西進，喜峰口方面我軍背後感受壓迫，已由龍井關三屯營一帶經由遵化後撤。第口口口軍長宋哲元現抵口口調度軍事，此兩路我軍大部聞將集結於口口口口一帶，北寧正面唐山我軍亦撤退。

四、黃郛北上華北危局或有轉機

旬日來軍事之發展，日軍壓迫平津愈近，最遠者百餘里耳。竊揣日本用兵平津之目的，在迫我作城下之盟。惟平津國際關係較深，我國早抱不妥協不屈服決心，故日軍於現狀下，似暫緩和，觀察形勢。

日關東軍文發聲明

十五日長春日本新聯電云，日關東軍司令部鑑於長城線附近之情況，特於十五日發表重要聲明如下。『我軍之第一線兵團，現於長城線附近對於擊破當前之華軍，達成目的之期，已在目睫之間。然關於現在作戰之主旨，業於日前之聲明，明白的表示。即假使此際華軍如斷然放棄從來之挑戰的態度，則我軍有即速開回長城線，以就其維持滿洲國內治安之本務之意志。然華軍倘若依然不改其態度，則我軍不得已將再反覆繼續反擊作戰，特此聲明。』昭和八年五月十五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武藤並電告日外相內田，謂日本關東軍正向密雲

重有重大使命之黃郛氏

豐潤遵化等地進攻，「制止華軍挑釁行動」目的達到後，即向長城撤退云。日本聲明，久無信義，今後局勢，能否緩和，仍不可知。

黃郛北來使命重大

五月三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立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並任命黃郛為委員長。說者既認為有重大義意。於是謠傳有局部妥協之說。黃郛在滬，遲遲未行北來，間與日方有所接洽。今於華北危機，千鈞一髮，適值武藤聲明之際北來，諒有挽救危局之方策。黃郛十五晨自滬至京，汪偕褚民誼等親至車站迎接，因機車於常州途中損壞修理，致正點未到，汪以出席立法院紀念週，遂趕入城，並書一函申述冗忙意，交褚民誼面致，黃車九時許始抵站，即由褚民誼同至汪邸休息，黃對整理華北政治財政各計劃，對往訪記者俱未肯明言，謂須待與汪商定後始能有所表示，有人詢以平津局面安危問題，黃稱不敢隨下斷語，因如局部措置失當，即可影響全局，況關係又不僅純在軍事，地方一切問題，均包含在內云云。十五日午，中央有重要會議，汪邀黃郛列席討論，散後，汪宴黃。十六日黃氏北來。行前曾與各要人談商華北局勢，各要人勉以安定人心為第一義，對平津治安固惟力是視，即強寇壓境，亦須抱大無畏之心，以應付一切。政府某要人語記者，華北局勢雖亟，日方似尚不致即攫取平津，我則無論如何，寧受任何犧牲絕不屈服。最近前線各軍抗戰之壯烈，真足表現民族精神。吾人當始終保持此精神，以絕不畏怯之心理保持平津。惟現在要着，務在安定人心，好在黃郛已遵命北行等語，十六晚六時，黃郛由京偕何其鞏．何傑才等抵濟，韓及各要人均到站歡迎，至省府談話並歡宴，黃談北來整理政務，今華北局面如此危急，非單純問題，須各方面大家一致覺悟，方有辦法，華北政整會俟到平與各委晤面後，於最近期內趕早成立，又何傑才代黃答各記者問，中央對華北擬有具體辦法，內容未便發表，不十分樂觀，亦不致十分悲觀，今後華北局面或有新開展也。（完）

黃郛過津與冀省府主席于學忠會見左為黃氏右為于氏

遼廬絮語（舞場一瞥）

子展

酣歌恒舞說南朝，
翠羽明璫歷細腰。
絕代佳人能助國，
老夫惟唱念奴嬌。

一夕，予偕友人自舞場一瞥歸來，因而憶及熊希齡先生之念奴嬌詞，截取一句，口占七絕。況恭逢電影皇后，以跳舞救國倡，亦不可無詩以張之也。去年報載熊希齡先生游西湖，填念奴嬌詞云：

雙峯殘照，看樓台爭聳，萬門千戶。太息東南民力盡，依舊湖山歌舞。遠聽江潮，胥濤怒吼，總爲私仇訴。獨餘孤柏巍巍，精忠千古。曾記句踐君臣，臥薪嘗膽，忍力全疆土。絕代佳人能助國，愧殺男兒無數。敵勢方張，廷爭未息，又見金兵渡。國魂安在？域中今竟誰主？

熊先生畢竟老人，態度嚴肅。雖填管絃冶蕩之舊曲，亦寓傷時憂國之孤懷。若是青年，從事『。的解放運動』，詞中所說，當不外『打打麻將』，『國家事管他娘』矣。（申報自由談）

美國承認蘇俄之檢討

仲珊譯

以前反對承認蘇俄的種種理由，現在多有失去意義的了。蘇俄政府能否穩定問題，現已不值得討論。蘇俄政治與經濟制度，雖仍有多數人反對，但美國民衆，今已能漸漸的了解牠們。蘇俄是個「經濟眞空」的評語，現在也不值得討論。但國務部直到今日，仍然維持不承認政策。蘇俄政府，如不表示履行國際義務的決心與能力，如仍不承認克倫斯基政府的外債，如仍不能賠償以前沒收美國人民的財產，如仍不欲放棄赤化宣傳，則美國不會承認蘇俄的。況且承認就是贊許蘇維埃制度的表示，這是一方提高蘇俄的國際地位，一方降低美國身分的。還有很多人，因爲不喜歡蘇俄政府的舉措——如蘇俄攻擊有組織的宗敎——所以反對承認蘇俄。更有些人，以爲承認蘇俄，必使蘇俄貿易增加，影響美國的商務，因此他們也不贊成承認蘇俄。

同時還有些商業與政治領袖們，贊成承認蘇俄的。他們以爲當此經濟恐慌的嚴重時期，承認蘇俄，定能增進對俄貿易，因此很可救濟失業的民衆。他們更以爲倘俄美國交恢復，則美俄對軍縮與遠東兩個重要問題，也必能發生更有效的合作力量。

拒絕償債

反對承認蘇俄的頭一個理由，便是因爲蘇俄政府賴債與沒收美國私人財產。賴債的事情，按國際公法講，是破壞公約義務的。國家既係一體，則前政府締結的債務條約，後繼的政府，必須履行義務的。但蘇俄政府拒絕償債的理由，以爲前政府的借欵，完全用之於壓迫勞工階級的，布爾雪維克於當政之前，已經屢次提出俄國不能履行義務的警告，並且現在代表無產階級的政府，決無爲資產階級還債的道理。但自一九一七年以來，蘇俄政府雖一向主張「民衆不能花錢買枷鎖帶」的原則，而近來確已表示願與美國會商以解決此問題的意向。

英法於一九二四年，在談公債與私人財產解決之前，就承認了蘇俄政府。一九二四年英俄條約締成，蘇俄政府對債務問題，並未依照一九一八年取消公債的法令實行。蘇俄允以外國貨幣償還英人購帝俄時代發出或担保的公債。英國也

承認以蘇俄財政與經濟情形而論，蘇俄是無須完全清償此項債務的。後來因爲商訂此約的麥克唐納政府坍台，所以這次條約，未經雙方批准。以後的會商，均沒有成功。因爲蘇俄政府定要把承認外債與英國借款相提並論——這種主張，在一九二六年俄法會議時，也被法國拒絕承受了。一九二八年國務卿斯蒂生宣稱：現在由歐西各國與蘇俄會商債務問題的結果來觀測，吾人益信美國雖承認蘇俄，蘇俄也決不能償債或者賠償私人財產的。蘇俄欠美國債務的總數，統計如下：

借與臨時政府的公債（即克倫斯基公債）

本金……一九二，六〇一，二九七，三七金元

利息……一三四，九八一，七七四，〇〇金元

私人財產……四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總計……七六八，五八三，〇七一，三七金元

蘇俄政府，因爲美國出兵西伯利亞，予俄國人民生命財產以損失，故亦要求美國賠償。但此項賠償的數目，尚無確實的計算。

贊成承認蘇俄政府的人，對蘇俄拒絕償債一事，也給找出一些原諒的道理來。他們以爲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根本改革，拒絕償債與沒收財產，當然是不能免的。蘇俄政府對一九一七年以來的借欵合同，向沒有不履行的。在蘇俄的美商生命財產，都受很周密的保障。何況蘇俄政府早已表示願於美國承認之後，會商一切公債與私人財產解決的辦法呢？他們更以爲當此賴債與破產風氣普及全世界的今日，蘇俄債務問題，已無討論的價值了。

宣傳赤化

反對承認蘇俄的第二種理由，就是因爲蘇俄政府，藉第三國際的力量，宣傳共產主義，破壞美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第三國際的大本營，於一九一九年，設立於莫斯科。其中計五十八個共產黨，蘇俄不過其中之一。第三國際的目標，在以共產制度，代替現在世界的資本主義，而以蘇聯爲國際革命的中心。第三國際，以爲祇有無產的獨裁制，才能把人類由資本主義的恐怖中救出。它承認蘇俄是獨裁制的先趨，並且它要帮助任何已經建設的蘇維埃共和國。

第三國際中，最高的權力機關，就是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在該會成立的最初幾年，每年都舉行會議。惟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會議已停止召集了。蘇俄共產黨在此會中，雖佔少數，但會中勢力最大的，還是蘇俄會員。大會中的權力，委託於五十九人組織的執行委員會。蘇俄共黨政治局裏面十位委員之中，有兩個——共產黨總秘書長斯丹林與人民委員長理事會主席莫洛托夫——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

委員。蘇俄黨部政治局裏其餘的委員，也都在一九二八年，以代表資格，出席於世界大會。執行委員會中的決議，是要使出席於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共同遵守的，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員，也負有一樣的義務。蘇俄共產黨，固亦與第三國際中其餘各黨一樣，每年繳納會費的，但蘇俄政府對第三國際是否也有財政上的援助，尙待確切的佐證。

蘇俄領袖原以世界大戰，就是世界革命的發端，和無產階級的勝利。但以各國共產運動的失敗，和蘇聯內部需要經濟建設的急迫，於是把最初的觀念，已經逐漸改變了。斯丹林在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提出的計劃，已經明顯的表示，在現在的情勢中，社會主義祇能實行於幾個國家的，或者也可以說，祇能實行於一國的。第三國際大概已經接受斯丹林的提議了。斯氏以爲蘇俄政府，至少在目前不能援助世界的革命。蘇俄的工作，是在儘先完成國內的社會主義。擁維世界革命的托羅斯基，對這種世界革命無定期的延宕，極端反對。他以爲這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投降。觀者多以斯丹林的目標，祇在以社會主義中的經濟制度，造成一個强有力的政府，至於倡導世界革命的使命，斯氏似乎不再關心了。但斯丹林與其從者，則謂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祇是他國無產革命成功的階段。蘇俄政府現已竭力與各國妥協，俾增進蘇聯的權力。這不是與第三國際反對資本主義的計劃，背道而馳嗎？

現在已有幾個國家，爲避免莫斯科宣傳赤化計，在牠們承認蘇俄的照會或條約裏，載明互不干涉內政的誓約。但儘管上述的約言，英法等國，仍然常以境內或殖民地內發現赤化宣傳，向蘇俄提出抗議。蘇俄政府永是不承認的，並且永是說它與第三國際無關，固亦無力約束宣傳赤化的運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擬重新解決這問題。兩國於該約義務下，互約不干涉他國的內政，不藉宣傳的手段，破壞他國政治或經濟的制度。

美國因爲受莫斯科策動的共產黨侵擾，也很懣怨蘇俄，並且宣稱決不能與蘇俄復交，以坐視這種內政的干涉。不過據調查的結果，共產黨在美國的勢力，還不至於很大。一九三〇年費徐委員會 (Fish Committee)，以八個月的工夫，研究共產黨行動的結果，已經說得很清楚。該會向下院提出的報告書宣稱，美國受莫斯科指揮從事於推翻現存政府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並從事於破壞固有宗教的共產黨與共產黨同情者的數目，約五〇〇，〇〇〇至六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繳費的共產黨會員，約一二，〇〇〇人。該報告繼謂，共產黨雖有組織，但共產主義仍未能侵入美國工聯與普通公衆學校裏

面，專門與大學裏，也沒有很大的勢力，在黑人中它沒得着成功，在陸海軍裏，也都失敗了。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時，經濟恐慌已到最嚴重時期，而共產黨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票裏，祇能佔有一〇二，七八五票。這種事實，顯然可以証明費徐委員會報告的正確。但美國工聯與幾個宗教組織相信在承認蘇俄之後，共產主義，一定可在美國獲得迅速發展的。

主張承認蘇俄的人，以爲共產黨暴動，並非因爲莫斯科的宣傳，實因爲今日的經濟恐慌所致。所以若想救濟今日的危局，並不是拒絕承認蘇俄可以辦到。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美國的經濟組織。況且如果美國正式承認蘇俄後，仍發現有共產宣傳時，也可正式向蘇俄提出抗議，因此共產暴動，或可容易遏止些。贊成承認的人們，復以承認蘇俄，並非美國贊成蘇俄政治與經濟制度。

承認與俄美貿易

主張承認蘇俄的理由中，受全國一致擁護的，就是承認可以發展俄美貿易。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議員波拉講：「承認蘇俄與恢復貿易和改善經濟，有直接關係。」伊里諾州議員雷尼(Rainey)以爲不承認蘇俄，是「一種經濟罪惡」。阿坎薩斯州上議員魯濱孫贊成承認，謂可以「鼓勵國外貿易」。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斯密司(Arired E. Smith)敦促政府承認蘇俄時謂：「在一種有隔膜的國交下，與蘇俄貿易是無用的」。商務和政治領袖們，以爲承認還可以減少與蘇通商者的危險，可以敏捷銀行與信用的手序，且能予在俄爲商者以現在缺少的外交與商務的援助。

但反對與蘇俄恢復邦交的人，以爲承認不會使蘇俄商人在美國增加購買量的。照他們的意見，蘇美貿易中間的主要障礙，是信用借款的缺乏。這種障礙，不是承認蘇俄，或者派遣外交代表，能夠除去的。他們相信美國政府不能像英德兩國担保貿易信用的，並且就是在承認之後，信用借款，還怕同過去一樣，完全是銀行家私人的冒險事業。蘇俄在美國的商務代表，也以爲光桿的承認，是不夠用，因爲俄國的購買力，完全靠着美國能否允許信用借款與公債。

就讓美國於承認蘇俄之後，允許若干信用借款於蘇俄，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馬上要發生的。蘇聯在美國，將要購置什麼樣貨物呢？蘇俄將怎樣償付美國借款呢？第一五年計劃，既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了，蘇俄一切重工業和工業化的農業中的基礎，今已奠定了，那末，今後他們的需要，當然要移到消費貨物生產與分配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蘇俄在最近的將來，定要日漸機器的購買，而增加輕工

業與消費貨物的輸入。蘇俄直到今日，向以消費貨物爲奢侈品，禁止入口的。據多數觀察者的意見，蘇俄是各種貨物的最良市場，並且蘇俄會因爲貨物輸入的增加，提高民衆教育與生活程度的。

償還借款一節，也是個重要問題。不過蘇俄財政，雖感種種困難，但直到今日，蘇俄從沒有誤過還債期限。有人以爲蘇俄在一九三三年若不能增加輸出，則這一年定是蘇俄的最大難關了。因爲蘇俄欠歐洲各國的長期債務，今年到期的很多。但美國主張承認俄蘇俄的人們，則謂蘇俄政府寧肯倒台，也不肯誤了債期的。因蘇俄若對一國債務誤了期限，那就等於自殺一樣。同時他們以爲蘇俄若不能增加對外貿易的時候——那就是說，美國反對蘇俄貨物的情形，若不減輕，一九三〇年以來對俄貨輸入的限制，若不取消——他們也就不能再買我們美國的貨物了。

反對俄貨輸入的人——其中主要的是錳，火柴，無煙煤與木料發行業，和美國工聯——以爲（1）蘇俄政府，施行「强迫工作」制，（2）俄貨與美貨成本的比較，形成「不公平的競爭」，（3）蘇俄政府，施用「兎併」政策。關於第一種理由，有人說蘇聯一切勞工，完全由政府雇用。政府有規定工資與物價的權力。所以蘇俄的貨物，都是「强迫工作」的生產。因此美國工聯要求政府，於一九三〇年關稅案中，限制「强迫工作」生產的貨物，輸入美國。「强迫工作」的定義，很不容易下清。美國財政部，不能到蘇聯調查勞工的情形，所以很不容易證明那是「强迫工作」的生產。多數論者以爲蘇聯固亦與他國相同，往往輸出犯人習藝所中製出的貨物，但一般的工作，不能認爲强迫。且蘇俄工資年來突增的現象，已爲蘇俄待決的緊要問題了。美國因爲反對「强迫工作」的原因，政府常使蘇俄貨物經過嚴格的檢查後，才准上岸，這不免要給商務上以極大的阻礙。

反對俄貨輸入的第二個理由，就是俄國勞工的工資與生活程度太低，因此蘇聯的入口貨，當然要在「不公平的競爭」下，威脅美國工人的生產。美國工聯主席格林（William Green），於一月二十九日宣稱：「如果美國承認蘇俄後美俄的貿易增加時，則美貨必受俄國低價貨物的影響。」但又有人宣稱，蘇俄工資與西歐比較，固屬稍低，然而較之戰前的俄國，則已增高不少，並且蘇俄政府，現正盡力改良社會，使人民生活程度提高。倘人民生活程度提高後，工資當然有同比例的增加了。彼等更謂和美國有正式國交諸國的生活程度，也都低於美國。然而美國應付諸國的手段，祇用適當的關稅限制，並未採取不承認政策。並且美國不與蘇俄通商

的結果，祇能遲緩蘇俄工業化的工作，是必又使蘇俄生活程度提高的希望，更不易實現了。

反對俄貨輸入的第三種理由，就是蘇俄向美國傾銷貨物。傾銷一詞，即貨物售出於外國時的價目，此在本國市場或貨物的成本尤低的意思。就事實說，在蘇聯就不容易計算貨物的眞正生產費，或者公平的市價。因俄國政府同時是雇主，同時又是生產者，與輸出者。俄國的私人營業，簡直不多。蘇俄固有時售貨較低於任何國家，但他們並非要破壞世界市塲——他們最後所依靠售貨的標準，還是世界市塲——不過有時因爲淸還緊急的債務，不得不壓低了物價，以求急速的換回錢來。蘇俄本是缺乏市塲經驗的，並且每急於求得市塲的，所以我們對這兩點，也須有相當的了解。其實蘇俄政府對外貿易的原則，也同私人營業一樣，如果它能夠賺錢，它決不能甘心認賠的。

承認蘇俄，不祇是希望發展美俄商務者的主張，希望和平的私人與團體，也願意承認蘇俄。上議員約翰孫說過：「美俄邦交，若能在這時候恢復，定可解除遠東與世界的危機。並且這種舉動的力量，定要大於其他任何舉動。」八百個大學校長與教授，在一月三十日上羅斯福總統書裏說：「美國不承認蘇俄，在這個危急世界裏，是一樁最冒險的事情。現在東亞危局之所以造成，與各國未能採用積極政策以阻止日本帝國侵略的原因，都是因爲美國的不承認政策。」擁護承認的人，以爲蘇俄是很想遠東的和平，很想贊助裁軍計劃的，並且很想爲「侵略國」一下個周密的定義，以增加非戰公約的力量。所以俄美今日在國際間的聯合，是最急切的事務。

承認手序

如果羅斯福政府，決計承認蘇俄，國人對於承認的手序，又必發生不同的見解。有些人主張，美國須在預備會議中，要求蘇俄政府允諾解決債務問題與停止赤化宣傳。蘇俄政府，若能在預備會議中，表示履行國際義務的志願與能力，則美國傳統的承認條件，就可認爲滿意，美國即可正式承認蘇俄政府。

但蘇俄發言人，斷然反對這種步驟。他們以爲這樣的承認，不祇空耗長久的時間，且與蘇聯一向的辦法不合。他們相信蘇俄政府祇能接受一種迅速的，無條件的承認。至於債務，宣傳赤化，與互有利益的各事件的商討，可在承認後進行。還有一些很有資望的觀察者們說，蘇俄今日的國際地位，已甚穩固，與從前對着一個仇視世界時的情形，大不相同，所以對美國承認一事，也不很亟切了。因此美國對蘇俄的承認，愈向前延宕，蘇俄讓步的可能，恐怕愈小了。

注：此爲『蘇俄邦交之展望』續篇，因討論美國承認蘇俄之各方意見，故改用此題。記者

我國與大東大北兩水線公司水線交涉之過去及其現在

趙樂承

我國辦理國際電信事業垂五十年。其線路與各國相通者北連蘇俄，西連緬甸，南通越南，東有海線接通歐美日本，以我國幅員之廣大，人口之衆多，報務宜如何發達以應社會之需要；乃按照一九二六年全國國際電報統計之次數爲數僅一百五十餘萬，較諸土地僅及我國二十分之一，人口不過六分之一之日本，祗及其半數有奇（一九二六年日本全國國際電報次數且達二百八十萬以上）。相形見絀，瞠乎人後。考其緣因，雖因頻年內戰，整頓無從，而其主要緣因實由於前清及北京政府昧於國際情形貿然與英國大東丹麥大北兩水線公司簽訂各種損權辱國之合同有以致之。最近交通部與大東大北太平洋（註一）三水線公司重訂水線合同，修改若干重要條件，其間經過已由各報簡爲披露，然關於過去水線合同之訂定，及其如何損害我國主權，破壞我國電政之處，與夫自民三來，我國與公司方面交涉之經過，國人或尚未得而知，爰作是文，爲國人對水線交涉經過作一系統之介紹。

我國之有電信事業實始於前清同治年間，而事實上我人常謂始於前清光緒年間，蓋迄光緒九年，我國始與他國正式訂立關於電信之合同也。及今，已五十年矣。其間對外簽訂合同，辦理交涉，經過情形至爲繁複，而尤以對英丹大東大北兩水線公司所訂之各種合同，其關係爲最重要，其交涉爲最複雜。溯自前清光緒九年，我方與兩公司訂立合同，許其水線登陸後，各種利權相繼喪失。迄民國三年，雙方所訂合同先後不下二十餘起。若就其性質言，則可分爲下列六類：（一）水線登陸及接線合同，（二）借線合同，（三）代辦水線合同，（四）專利特權合同，（五）報費合同，（六）純粹借款合同。以上各種合同或分或合，要之其目的不外乎：

（一）將我國陸線水線無條件的借用，藉以操縱我國對外通訊。

（註一）太平洋水線公司爲美國萬國電報電話公司之一部分。其在華經營電信事業歷史較大東大北爲簡短；其情形亦未如前者之複雜，故本文僅言及大東大北兩水線公司。

(二)訂立專利特權條件以確保其把持壟斷之計劃。

(三)以協定報費性質剝奪吾國電報價目之自主。

(四)以鉅欵貸與吾國政府使電政深受其束縛而各種合同遂得無條件的展延。

於是幾十年來均以上故，而我國主權受人侵占，電政事業遭人破壞。茲將我國與大東大北兩公司水線交涉經過情形分別爲前期，中期，及最近三時期簡述於下。

水線交涉之前期情形　自前清光緒九年以迄民三，及水線交涉之前期，亦即爲各種合同之簽訂時期。此種合同仍可根據上述之性質而摘錄其要點於下：

(甲)水線登陸及借線合同(註二)

(一)大東公司滬港水線登陸及借用陸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歷一八八三年三月三十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我方允許該公司在上海設局收發電報及其香港水線可在洋子角登陸與我國上海至洋子角之陸線啣接；但以英方允我在香港設局並借用大東之香港九龍間陸線爲交換條件。至報費之分配爲大東得百分之九十五，我方得百分之五。

(二)大東公司水線在福州川石山登陸並設局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七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我方允該公司在川石山設局收發海線電報及其滬港水線頭可引至該處海岸爲止，而以我方如有水線通至新加坡或檳榔嶼，該公司當盡力稟請英方照前述滬港水線辦法同樣辦理爲交換條件。

(三)大東公司川石山水線登陸並借用陸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二五年年底滿期。合同上規定我方允將南台至川石山陸線借給該公司專用，不取租費，其養線費且由我方負担，及該公司可在南台設局收發電報。

(註二)著者按，自此項合同訂定後，電報收發權遂操諸外人之手，我方又無檢查權之規定，因之逢國際事情發生，外人得先我方而將片面情詞宣傳於世界，而內戰時，反政府團體又得藉外人之力而傳達消息，政府方面因未有檢查權，致無法阻止。

(四)大北公司水線登陸及借用淞滬陸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九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前經大北安設自吳淞至上海之陸線由我備價收回，但仍借給該公司使用，不取租費。此外我方允該公司在上海設立公司收發電報，及該公司將來如將吳淞海線頭折移洋子角，則我方應添設上海至洋子角陸線一條，與其水線相接。

(五)大北公司安設厦門鼓浪嶼水線及借用陸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

。合同上訂明該公司於厦門鼓浪嶼間安設水線一條，由我方以廉價收回，仍專供該公司使用，及我方允於厦門鼓浪嶼之水線公司，水線房，暨電局間代設歸公司運用之陸線二條。此外又訂明如遇港厦或滬厦間水線中斷時，我方應設法借給公司專線一條，使港滬兩處照常通報。

（六）中丹英淞寶地纜合同　本合同由我方與大東大北兩公司會訂於民國三年八月三日，但未訂明期限。合同上訂明該地纜由我方以廉價收回，並准我方運用纜中二心。

（乙）水線登陸及傳遞電報專利權合同（註三）

（一）大北公司專利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八九九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一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除經雙方允准外他人不得在我國沿海一帶設線登陸或與我國電線相接，惟對俄之旅順線，及日本之福州台灣線則有例外之規定。

（二）大東大北兩公司專利條欵　本條欵訂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內容大抵與上述大北合同相同。

（註三）著者按，自此項合同訂定後，我國電訊事業遂完全受大東大北兩公司之壟斷與把持矣。侵犯我主權，莫此爲甚。

（丙）大東大北兩公司滬烟沽代辦水線合同

（一）大東大北兩公司滬烟沽正水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訂明前經大東大北兩公司安設之滬烟沽水線（註四）由我方備價收回，分期撥還，即以該水線爲抵押。我方且不得將該線另向他方抵押或價賣，再在撥欵未全清時，該水線由兩公司代辦代管。此外合同上更規定前經我方與兩公司訂定之各合同均隨此合同展期至一九三〇年年底。

（註四）庚子事變，南北電訊不通，大東大北兩公司遂藉詞於滬烟沽間安設水線一條。事後由我方備價收回，即訂此合同。

（二）大東大北兩公司續訂滬烟沽水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與滬煙沽水線接通之陸線得由我方自設自管，公司在滬烟沽三處有電報收發權，我方陸線電價應與水線一律。

（三）大東大北兩公司煙沽副水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九〇一年二月九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係爲添設烟沽間水線而訂定。該水線亦由兩公司代辦代管。辦法均與前述正水線合同相同。

（丁）大東公司京沽及大北公司沽津買賣城借線合同（註五）

（一）大北沽津買賣城借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二五年年底期滿，但於一九〇

二年又經修訂

（二）大北修訂沽津京買賣城借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二五年年底期滿。合同上規定我方將由沽經京買賣城之陸線借給該公司運用，並担負該線路之維持費。除大東外，該陸線不得再借於其他公司。大北有傳遞電報，選用電生，及修理線路之權，但無收發電報權。

（三）大東京恰借線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二五年年底期滿。合同內容與上述大北合同相同。

（註五）著者按，自滬烟沽水線合同及沽恰借線合同簽訂後，我國對俄及歐美各處間之電訊營業利權遂悉被剝奪，國際電訊悉受其操縱；益以滬沽水線續訂合同上規定陸線價目須與水線一律，而我方對於國內其他各處報價之增減亦受其牽制矣。

（戊）大東大北兩公司報費合同

（一）大北公司會訂報費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一〇年年底期滿，但後又展期至一九三〇年年底。合同上訂明中俄往來電報如由該公司之水線者其本線費我方與大北各得一半。

（二）大東公司會訂報費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八九六年七月十一日，至一九一〇年年底期滿，但後又展期至一九三〇年年底。合同上規定：（一）中國方面得報費三分之一，（二）公司停收九龍至香港水旱線費，我方停收上海至吳淞及川石山至福州水旱線費，（三）我方得滬福厦三處往來報費，公司得港與滬福厦三處往來報費，（四）報費分配每月底在上海結算。

（三）大東大北兩公司續訂聯合齊價攤分合同　本合同訂於西曆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合同上之重要條欵如「所有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報費由電局全數交與大北公司，每年由公司在淨得報資內提出百分之四十六成另八交付電局」，又「攤分數目若非彼此允准不得隨時增減」，均將我國制定報費之自由剝奪殆盡。

（四）大東大北兩公司會訂過線攤分合同　本合同訂於民國三年七月九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其中條欵大都為關於過線攤分之規定。

（己）大東大北兩公司預付報費合同　本合同訂於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至一九三〇年年底期滿。所謂預付報費即兩公司將每年應付我國報費先行墊付之意，以我國應攤得之報費為抵押。借欵總額為英金五十萬鎊。（註六）

（註六）著者按，本借欵之成立係因大東北公司為欲確保其專利特

權起見特以鉅款借與清廷，使電政受其束縛，而前述各種非理合同勢不能不無條件延長。故該欵之用途大都係屬於政治方面，實際並未用於電政事業，且經前清郵傳部聲明亦不自電政收入撥還。但自第二十期付欵起，因部欵支絀，未能照付，兩公司遂按合同規定將我國應得之攤分報費扣抵，而該項報費向係由我方撥抵滬烟沽水線借欵者。窺公司之用意係因滬烟沽水線借欵若經我國由該項收入還清，則水線將歸我方自設自辦，而兩公司控制我國電訊事業之行爲將受一大打擊，故藉詞扣抵預付報費借欵，實欲展緩滬烟沽水線借欵之清償，而確保其對我國際電訊之控制也。但迄民國二十一年四月，預付報費借欵已逐年由該項報費還清，而滬烟沽水線借欵又開始自該項報費撥抵矣。

水線交涉之中期情形

自民國四年以迄民十七年乃水線交涉之中期。在斯時期中，我國與大東大北兩公司之交涉甚頻，但以該公司等堅持已得權利不肯放棄，致幾年來之交涉均無結果。至交涉之重要事項乃爲水線登陸及攤分報費兩問題，而尤以水線登陸問題爲全部交涉之核心。該問題之發生係原於民國九年大東大北兩公司擬在滬福厦汕港間及滬烟沽間各添設水線一條，當時我方即擬乘此時機交涉收回已失利權，遂提出下述對策：

（一）滬福厦汕港水線由雙方合辦，會同管理。且汕頭方面應由我方獨辦。

（二）滬烟沽線乃國際電報之中樞，而爲公司所覬覦不肯放手者，此次新線應由我方自設。（註七）

(註七)著者按，該公司等雄心由此可見。彼蓋以前次所設之滬烟沽水線借款不久行將清償，故除將國際攤分報費撥抵預付報費借欵以資展緩外，並提出添設水線一條，仍照滬烟沽水線原合同辦理，以確保其已得利益。讀者可參看本文註六。

是爲引起雙方討論水線登陸問題之動機。而其正式交涉則迄民十一年九月始開始。當時雙方對於水線登陸權之是否爲永久的一點爭執甚劇。公司方面堅持此項權利爲永久的，且爲以前我方所默認者。我方則以爲此項權利在永久方面無法理上之根據，僅因光緒九年（即西曆一八八三年）之合同而該公司始取得以二十年爲期之登陸權，後又因一九〇〇年滬烟沽水線合同而展期至一九三〇年年底。其後公司方面又致函我國交部抗議並提出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七五年前清恭親王函作爲永久登陸權在法理上之根據，英丹兩使亦照會我外部對我方否認永久登陸權之聲明表示異議，因前訂合同對登陸權均未提及期限之故，但均經我方根據合同及國際公法駁覆。至恭親王兩函(註八)亦經我方詳加解釋，認此不足爲永久登陸權在法理上之根據，因一八七〇年恭親王函中僅允大東公司在我國沿海安放水線，並未予以永久登陸權，而一八

七五年恭親王函中亦未見有此項字句。當是時我國駐美公使施氏及魯案善後督辦王正廷氏均先後來函（註九）稱我方拒絕繼續大東大北兩公司合同並聲明保持水線登陸及運用主權之為得計。及民十三年七

（註八）一八七〇年恭親王致英使威妥瑪函「……倘英商必欲於海底設立，貴大臣實有難以喻止之處，則中國沿海內洋亦可聽其在水底安放，惟線端仍不得上岸俾與通商口岸旱路不相干涉，庶界限分明，或可免生轇轕……」

一八七五年恭親王致丹麥公使哀司洛夫函「……但克司洛夫及他國公使既有公文送到，本親王當本親善之義及彼此相見以誠之心，將該項公文等抄寄各省總督及水師提督，俾飭知所屬地方官吏妥擬保護水線之辦法體察情形以資行之。」

（註九）民十一年二月十四日我國駐美公使施肇基氏致函我外部「……茲由無線電專家勸告數事。鄙意頗韙其說，用特電聞，務請注意（一）中國沿海所有水線一俟丹英兩國與中國所訂之合同期滿後，一律收歸中國自行管理運用。……」

民十一年十月七日魯案善後督辦王正廷氏致函交部「……查海底電線之管理運用關係國權至鉅。……若我國能表示拒絕繼續大東大北之合同，並聲明保持海線上岸及運用主權……並可為將來他處海線收回之先導……」

月，英丹兩使表示願意放棄水綫永久登陸及獨占權，以我方允彼於一九三〇年後繼續登陸為交換條件，並請雙方從速磋商一九三〇年合同期滿後之各種問題，而攤分報費問題亦即於是時提出。但經我方拒絕，以水線永久登陸權在合同上既未有根據，且亦違背一九二〇年華會世界電氣通信預備會議國際水線登陸權委員會報告之規定，故對方之放棄是項要求乃係必然的。至現在磋商各種問題亦非得計。因目下去合同期滿為時尚遠，其間國際政治經濟情形或有變遷，而形成較今日為佳之交涉環境故也。迄民國十四年，公司方面以交涉未有結果，遂藉口電局積欠報費過鉅，要求我方與之磋商一九三〇年後因合同期滿而發生之各種問題；否則，即須現付報費。意存要挾，態度強硬。當經我方與之一再磋商，並告以積欠報費當照國際電報公約所附公務規則照給五厘年息。但公司方面始終不允通融。我方為情勢所迫，不得已，遂與之磋商各種問題，但聲明水線登陸權應先其他問題而解決，而攤分報費辦法次之。磋商經二閱月，雙方意見仍未能接近。對於登陸權，公司方面始終認為其性質係永久的，欲以換取較長期限之登陸權；但我方以此項權利無事實上之根據因而拒絕。對於攤分報費辦法，公司方面堅持非即行攤分辦法，電局欠款即失其保障；但我方以現行辦法對我不利過甚，故一九三〇年後非待攤得較公平之數目不能同意。及從公司

方面允將攤分成數增至百分之十五（按以前為百分之十三•五四），我方仍未能滿意。民十五年我方以公司方面催付欠欵甚急，並請嚴定按報付現辦法，而英使亦曾於上年六月來函提請我方注意付現辦法之實行，遂與商定按日結帳辦法。自是以後，迄按照辦理，未嘗變更。但電局經常開支因此不敷，我方思增加國外報價以維持之。公司方面允為考慮，但仍未商有結果。民國十六年十月北京電話局局長喬歐九氏為我交部擬停止付現事，具呈交部請當局注意攤分辦法，收送電報權，國際電報價目，滬烟沽水線，沽恰陸線及代辦處等問題之利弊，並請堅持合同之廢棄。迄民十七年，前曾由交部令電政監督及顧問會同審核電政各項條約，屆時已商有結果。其對大東大北兩公司之合同酌擬以下對策：

據稱我國與大東大北兩公司之電報問題，大體可分為兩種，即水線登陸及攤分報費兩問題，且以前者為尤關重要。其解決之法，惟有自行設置電線，傳遞電報，或與俄重訂接線合同，或安設無線電台，再先期聲明各種合同効力至一九三〇年年底停止，並設法歸還欠欵。對於上述解決方法應由交部請專員參照他國辦法辦理。以上乃我方與大東大北兩公司水綫交涉之中期經過情形也。

水線交涉之近期情形　自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成立以迄於今乃水線交涉之近期。在斯時期中，我方仍賡續以往交涉方針與公司方面會商各種問題，幾經努力，至本年四月始達到重訂水綫合同，修正若干重要條件之地步。當民國十七年十月交部組織國際電信交涉討論會，審查並擬具大東大北全案之解決辦法，並於十八年四月呈請行政院鑒核，國府取決，當經十八年五月國務會議議決備案；交部亦於是年十二月分函大東大北兩公司通知所有各項合同及一切文件均自民廿年一月一日起一律廢止，並咨請外部照會英丹兩使查照，是為國府成立後我方對公司方面交涉之始。至民十九年三月，交部遂函約公司代表來部會商合同結束事宜及此後國際通訊辦法。但迭經會議，仍無結果。公司方面始則堅持水線登陸權係屬永久性質，不允取消，改訂合同應以舊合同為根據；繼則表示願意放棄永久登陸權，但須由交部發給期限較長之登陸執照以為交換條件；並由英丹兩使照請外部轉咨交部，均經我方或據理力爭，或書面駁覆。此外關於電報收發權及攤分報費問題，我方與公司方面之意見亦相差甚鉅，無由接近。我方以各項合同將屆期滿，若不從速解決，日後轉成事實上之承認，殊非得計，而大東北全案之癥結厥在債欵問題，因於民十九年十月由交部具呈行政院及國府核示，擬由郵政儲金匯業局及京滬銀行界設法籌欵備償債欵及國際無線大

電台之建設費以免除該公司等之要挾及壟斷。一面又由交部令郵政儲金匯業總局邀請上海各銀行會同設法，代籌借墊，即以當時公債及電信公債條例所規定之基金全部爲担保。當奉行政院及國府令准備案。而郵政儲滙總局奉交部令籌措之款項不久亦已漸有端緒，國際大電台亦將於是年十二月正式通報。當是時，我方與大東北公司代表對各種問題之交涉迄未中止，惟磋商時斷時續，時順時逆。關於取消專利權及取締水線登陸固已各得效果，但關於電報之收發及電費之分配反漸集爲交涉障碍之中心。公司方面認前者爲國際通例，要求續存，但我方不能同意；其對後者雖允酌量增加，我方亦未能滿意。及是年年底，合同期滿。該公司等始表示就範。我方乃遵照第三次國務會議議決之原則與訂了解辦法。至關於報務合同之全文則自二十年一月起，經我方與各該公司分別會商，歷四閱月，始告就緒。我方遂由交部呈請行政院轉呈國府鑒核。各該公司亦分別向總公司請示，以便簽字。是年十二月該項合同業經國府批准，並令交部簽訂。但該公司等乘其時瀋變暴發，外交緊張，乃藉口我國未將日本電信局收發權收回，要求暫緩實行收發權，雖經我方駁覆，但該公司等又藉詞向總公司請示，延不願訂，致使交涉無從進行，延宕又及一年。迄二十一年底，我方以本案既經國府批准，並奉令簽訂，自不能常任該公司等利用延宕，維持現狀。且該公司等復乘此未有合同拘束時期，擅自行動，不受我方管束，倘不早日解決，轉成事實上之承認，於國家主權尤多妨害。淞滬事變時期，該公司等曾拒絕我方檢查，及在黃浦江擅設電纜皆其明証。因函致該公司等催簽合同，並請領水線登陸執照。乃該公司等又節外生枝，提出下列條件要求我方修改：（一）合同以英文爲主，（二）減低報價不必取得我方同意，（三）路由標識及分送發報紙應明白訂入合同，（四）維持公司收發權。我方當以案經國府決定，拒絕修改。而該公司等又藉詞請示總公司復期延宕。我方迫不得已，乃於本年一月再由交部函該公司等限於本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部依照原文簽訂合同，並領執照，否則，即採取相當有効之處置，責任且由該公司等負之。該公司等代表及期到部，但仍提出上項四點要求，復謂須請示彼邦政府始能定奪。我方爲求圓滿起見，乃酌予展限。此後英丹兩使又迭次向我交部商詢，並請通融辦理暫准保留該公司等之收發處。幾經解說。英丹兩使始表示滿意。而該公司等亦願放棄前項要求，於本年四月五日到我交部簽訂正式合同，並領執照。幾十年來之水線交涉於此遂告一結束。至新合同中所有修改之重要條款有如下述：

（一）取消水線登陸專利權　查我國與大東大北兩公司所訂舊合同曾規定在合同有效時期，非經雙方同意，他方不得在我國設線登陸，或以他法通信。此項規定現已取消。

（二）規定水線登陸期及取締規則　我國前與大東北所訂水線合同，期限爲二十年，此次定爲十四年，自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起至民三十三年年底期滿。並規定該公司等須遵守我交部公佈之商辦海底電綫登陸取締規則（註十），及依法向交部請領登陸執照。

（三）收回直接收發電報權　現訂合同規定該公司等前在上海設立之電報收發處現由交部收回自辦，惟該公司等可推薦職員由交部任用以資熟手。

（四）改訂攤分報費　以前歐洲電報平均每字攤分三十八生丁半，美洲電報則爲四十七生丁。現訂合同規定尋常電上海與歐洲每字攤分三十五生丁，我國其他各處與歐洲爲六十生丁；上海與美洲爲四十五生丁，我國其他各處與美洲爲七十生丁。至上海與日本菲列濱南洋各處及香港往來電報，我國向無本綫費可攤分者，此次又規定日本菲列濱每字二十生丁，南洋各處二十五生丁，香港華明四分，華密及洋文八分。

（五）收回地纜及架空線　該公司等自水線登陸至各該公司之運用室所用之地纜架空線向歸其自行管理，即我國自用地纜亦由大北公司開放。現訂合同，除公司需用地纜在合同有效期內准予借用外，餘悉收回。

（六）收回平津沽恰借線　查平津沽恰陸線前由我國借與公司專用，不計租費，其養線費且由我方負担，現已收回自用。其在平津所設報房亦由我方收回。

（七）取消福州大東公司及厦門大北公司　大東大北兩公司滬港水線前曾在福州及鼓浪嶼分別登陸，設局收發電報，與我陸線平行。此次亦由我方收回。

（註十）交部所頒布之商辦海底電線登陸取締規則，其中重要條欵如下：

第一條　商辦海底電線公司之海線非經呈請交通部核准領有海線登陸執照者不得在中國海岸或島嶼登陸。

第四條　執照有効期限由交通部核定之。

第六條　公司海線自登陸處海線房起由交通部設線與之聯接。

第九條　凡經由公司海線傳遞之電報或電話其在中國境內之接收報送或接線通話事宜均應交通部派員辦理。

第十條　凡經由公司海線傳遞之來去電報或電話其中國應得之本線費及過線費均由交通部核定之。

第十一條　公司在所領海線登陸執照有效期內對於中國與國外往來電報或電話公司所有海線價目如須變更應先經交通部同意方可

實行。

第十四條 中國政府爲維持國防及地方治安起見認爲有管理公司事務之必要時得由交通部派員前往指揮監督或佔有該公司在中國境內及領海以內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以便管理。

第十七條 如遇有左列各項情形之一時交通部得以書面通知將公司海線登陸執照撤銷或作廢

甲……

乙……

丙……

丁公司海線未得交通部之同意在中途任何地點登陸或與他線相接時。

第十九條 公司海線如欲於執照期滿後繼續登陸者應於有効時期最末一年內之第一個月至六個月以內呈請交通部查核如經核准由部換給新照。

（完）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前清科舉時代。所謂五言八韻詩者。實即排律也。淺人爲之。遂庸惡不可耐。果以排律法爲之。何必不佳。某年張文襄爲浙江副主考。以東坡故鄉無此好湖山句命題。得桐鄉嚴公繡先生詩。大喜。欲以爲元。正主考不允。則改置副榜第一。謂此卷不應作第二人也。可謂冤矣。然嚴遂特鐫一圖章曰田南皮門下士。誌知己之感焉。詩曰。山色眉峰秀。江流錦水長。未經官此土。只解愛吾鄉。自作無家客。頻登有美堂。雲屏深淺畫。波鏡淡濃妝。梅鶴輸通隱。蒓鱸笑翰狂。一帆歸興緩。雙屐醉遊忙。萬里忘思蜀。三年耐守杭。詩魂應尚戀。祠宇即湖旁。此詩從東坡故鄉說起。一氣卷舒。置之前人排律中。亦無愧色。非嚴不能作。非張不能賞也。

倫敦經濟學院

希健

倫敦經濟學院，在英國國內以至於國外，全可以說是一個很著名的學術機關。創辦人係著名社會學家隈伯(Sidney Webb)。據說：他現時有教授和職員約各一百人，正式學生一千二百人，臨時聽講學生一千五百人。我們中國人在裏面求學的，先後也很不少。最近看見本年三月份的現代評論(The Contemporary Review)載有碧渥利支爵(Sir William H. Beveridge)一文，對於該院，有詳細的說明。現在擇要介紹在下面；也許有多少讀者，喜歡知道。

＊　＊　＊　＊

在組織上，倫敦經濟學院是倫敦大學所包括的一個學院。從初創到現在，雖然祇有三十七年，而他的正式發展，卻尚在歐洲大戰以後。在歐戰剛結束的時候，全院資產，僅值英金七萬磅左右；每年收入不過一萬八千磅。那時以後，等到現正進行建築的圖書館宣告竣工，全院的資產就要值到五十萬磅；而現時的每年收入，也增加到十三萬五千磅。可見這個學院的進步，全是在最近過去的十三年裏面造成。

嚴格的說，倫敦經濟學院並不祇是一個學院，裏面所教授的也不祇限於經濟學。那麼，這一百多教授和一千二百個學生究竟全作些什麼呢？

我們先說教授：這個學院既是叫做經濟學院，他的中心工作，自然要集於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他們在各方面的應用，像理財，商業，運輸，工業，社會狀況等等；但決不能就說是全部分的工作。全院正式教授八十八人，屬於這方面的，共有二十七人，自然是一大部分，但仍祇於是一部分。其次是政治科學的各種理論和他們的應用，像國家政府及地方政府，殖民地管理，國際關係等等。這一方面，有正式教授約十五人。因為這個學院的正式名稱，是『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不過這兩方面的教授，合起來計算，也還不到正式教授總數的一半。

其餘的正式教授，有十個是從事於法律的講授和研究。這在英國各大學裏，除去牛津和劍橋兩處以外，總算是一個

較大的數目。不過這個學院並不能自己單獨授予法律方面的學位，他們把法律看做一種社會科學，這似乎是一種獨具的特點。此外還有多少和別的學校裏相同的科目，像：歷史，地理，和近代語言。對於大多數想得學位的學生，全是必修的科目。屬於這方面的教授，一共有十七個人。最後，便是多少種社會科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生物學，統計學等等。

再說學生方面：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研究院部，一部分是大學部。研究院的目的，在從特殊方面促進人類的知識。約共有學生二百人，估總數六分之一。從事編製論文，並且在個人指導下研究，求得較高的學位。其中大約有二分之一，是外國的學生。裏面更有多少從事於專門研究的教授，但他們同時仍得有多少授課的工作。若遇範圍較大的問題，則由多少人聯合研究，並且不限於本院。

大學部方面，有正式學生一千人。其中日校學生約六百人，夜校學生約四百人。他們的一種特點，便是日校和夜校的功課，完全相同。並且一樣的能夠授予學位。不過夜晚時間較短，自然畢業的年限較長。日校的學生，如果因爲什麼要白天工作，也能夠隨時改作夜校學生。按性別說，這一千學生裏，男學生約七百人，女學生約三百人。按國籍說，英國學生約七百人，他國學生約二百人。再按他們所學習的科目說，最多的是預備得經濟學士(London degree of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conomics)的，約佔全數的一半。次之爲預備得商學士(Bachelor of Commerce)的，約佔全數的四分之一。其餘的四分之一，便是預備得其他各種學位的，和各種證書的學生了。

我們在這裏，且祇說兩種學生，作爲實例。便是預備得經濟學和商業第一學位的學生。這兩種是全院的基本科目。大學部學生學習的約佔四分之三。他們有許多彼此相同的功課，像：經濟學的理論和實用，經濟歷史，地理，法律大意，統計學或科學方法。其主要區別爲：經濟學位須再加習政治科學並選習高等統計，歷史，社會組織等等科目之一；商業學位則再加習一種或兩種外國語言。經濟學位雖也有外國語言，但以能看書爲主要目的。

＊　＊　＊　＊

根據上面的簡單說明，我們看出倫敦經濟學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甲）他所教授的功課，不限於經濟學，實已盡括社會科學的全部。原來各種學科所代表的人類知識，無不互有關連。因爲每個人的精力有限，總不得不分成種種的學科。要

想澈底瞭解某一學科，勢須對於其他學科，也知道一些；而與本學科關係愈近的，便應當知道的愈多。經濟學既是社會科學的一種。所以研究經濟學要同時更研究其他社會科學，一方面學者的思想和見解，不致過於狹義；一方面對於經濟學的本身，也可以獲得比較深一步的認識。

（乙）他的整個使命有兩方面；一面是向深處研究，一面是向廣處傳播。因此，全院不致成死的機器，教授不致成機器的零件，始終祇能造出同樣的貨色；而學生也不致祇能學到若干年前的舊知識。

（丙）他的教授不祇能夠互相合作，並且能夠與院外的學者合作，共同研究重要的社會問題。個人間的意見，有機會時常交換，可以獲得互相補充砥礪的利益。而任何社會問題，全比較容易獲得適當的解決，並且經歷比較簡短的時間。

（丁）他所注意的，並不是學生在職業方面的技能，差不多專是一種普通的訓練。因爲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以及人在社會裏的活動。人類彼此間的關係，至極複雜。我們要學遍應付社會各方面的技能，先不必說沒有法子講到好處，就算能夠學，也必不能在簡短幾年裏學完。要勉強注意技能方面，自然不免掛一漏萬；並且還許因爲時過境遷，所學會的一點技能，也不能有實際的用途。所以反不如注意普遍基本的訓練，到時候可以自己講求最適於所遇到什麼狀況的方法。並且同時還可以養成學生有獨立應付環境的能力。

※ ※ ※ ※ ※

說完了倫敦大學的大概情形和他所有的幾種特點，不禁連帶的有幾種感想，現在附記在這裏，和國人商榷：

我們中國辦學校，已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專就大學來說，也成立了不祇一處。大學畢業的學生，也已竟不祇數千。而社會上對於大學畢業生的信賴，非但未嘗增加，却反有日形減少的趨勢。固然學生本身必須負一部分責任，而大學課程的不適當，目的的不適當，却有不能逃避的更大責任。

我國各大學裏的科目，名稱雖多說的好聽，而事實上却嘗不免簡陋。厚厚的一本教科書，說不定祇選念了一半就算畢業。參考書的單子雖開了一大張，張貼起來，說不定專是爲給參觀的人看，學生到不見得注意。好一些的，照書講書，一字不丟。等到學生四年畢業，充其量是念會了幾本教科書，除去教書以外，恐怕再也沒有什麼別的用途。

大學裏的教授，多數是從歐美回來的留學生。頭銜自然有，什麼博士碩士，眞是好聽之至。但我們要平心靜氣一想，人的精力有限，兩三年的簡短時間，究竟能夠求到什麼學問，如何能夠『博』？如何能夠『碩』？所以他們教起書來

很難免『現躉現賣』，既不能貫通，也不能發揮，那麼聽講學生的所得，很容易懸測了。

大學裏的教授，既高擁教授的地位，自然祇能够『教』，祇能够『授』；決不能再退一步去『學』。所以說其話來，總似乎是某一部分學問的『權威』。結果，教授的地位，果然提高。社會上學術上有什麼問題，很難得教授們俯就去從事研究，別人自然更不敢來請教。祇剩下一般天眞血熱的靑年，向前用其更不完全的知識，來解決社會上一切他們習欲解決的問題。學術界的前途，我們還敢想像麼？

至於大學裏的課程，說起更是有趣。這裏看看美國大學裏有什麼？我們把他擺上。那裏看看歐洲大學裏有什麼？我們也把他擺上。如果說中國社會上用不着，那是中國社會的落伍，責任不在大學。如果人說大學畢業生沒有用，那是他們沒有進過大學，也許是他們的需要不合適，大學也不負責任。大學就是大學，大學課程就是大學課程。與社會有什麼關係？

再說負責辦大學的人。先不必說那些安心做官，一天天祇請客辦報銷的大學校長。祇就一些有心爲善，想辦一個好大學的人說罷。教授，擇有名的盡力請；經費，盡力的加；學生，儘量的收；房屋，盡力的建築；設備，盡力的購買。說起來總算無疵可指。而究其實，眞正的成績在那裏？一切的一切，雖然全擺在那裏，怎樣運用纔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那大概因爲外人一時不容易看出，自然可以不必去費神注意了。

最後，說到大學的學生。現在一般人提起學風不好，言外幾乎就是說學生不好。這自然也有一部分眞理在裏面，作學生的，當然要時時自己反省。不過我們要站在旁觀的地位，澈底說來，如果大學生能够自己造成好學風，那麼現在的大學，就可以全部取消；即不然，也要大加改組。因爲學生果然能够自己向對的方向去走，教育還有什麼用？教育機關還有什麼用？可是學生本身，要也用這話作藉口，那却不免是自甘暴棄了。

上面所說，是一時連想到的零碎感想，說不上有什麼系統。不過最要鄭重聲明的，這當然不是中國個個大學的情形，不過總不能不承認是幾個很普遍而明顯易見的不好現象。果然教育界人人能够隨時注意改良，社會上一般人再肯隨時督責輔助。那麼，像倫敦經濟學院一般世界聞名的學術機關，終久也有出現在我們中國的一天，那眞是我們日夜馨香以祝的了。

五月十三日於天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止





蘇俄決定出賣東鐵

日偽致通牒

十日中東路督辦李紹庚，遵照傀儡政府交通部訓令。就中東路東部線橫斷問題，向理事會提出一通告，內容如左：㈠橫斷地點，哈埠舊市街東側。㈡施行設計及方法，架設十八米突兩拱及二十米突一拱之橋樑。㈢開工及竣工時期，由「大同」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㈣由交通部負擔此項費用，並可循俄方希望，由交通部直接辦理。庫玆尼闊夫氏於接到該項通告後，即赴俄領署與史勞夫斯基等協議對策，並向蘇俄政府報告。十一日庫玆尼闊夫訪問李紹庚。對「滿」方關於拉哈線之中東路東部線橫斷問題之通告，定自十五日起興工，殊屬侵害俄方在中東路所享權益之舉，故礙難贊同云。但「滿洲政府」交通部方面則認為有例可援，而非屬侵害俄方權益者，故決仍照預定日期之十五日興工。十二日李紹庚對副理事長庫玆尼闊夫提出最後的通告。內容如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曾以文件懇託閣下通告蘇俄政府，將屬於中東路之機車及貨車限一個月內退還，然今已滿一個月之限期。除由閣下退還機車四輛外，其餘概未退還，且亦未接何項答覆。故余除將本件之經過報告政府外，並請訓關於今後之對策。最後余對於將惹起極重大情勢之事態，願喚起閣下之注意」。

日本於十一日起草致俄覆牒，表示日本有維持俄「滿」日友好關係之誠意。又「滿洲國」要求蘇俄退還中東路車輛之一月期限於十二日屆滿，蘇俄如無回滿答覆，俄滿關係或呈緊張。但日本主張由邊事委員會解決俄滿懸案，並收買中東路。十二日「滿洲國」當局正式宣稱，蘇俄集中軍隊於西伯利亞濱海省，並於「滿洲國」邊境，大舉增援，數達五千之多。「滿洲國」當地駐軍司令，質問蘇俄增兵理由，據答白匪猖獗，非增兵無以肅清。據由濱海省逃難歸來之人報告，蘇俄當局公開宣告，指責日本利用中東路糾紛，出兵西伯利亞。果如此，則蘇俄將退出濱海省，以圖再振，相信最後勝利，終當屬於蘇俄云。十七日大公報記者晤新由哈爾濱來津之中東鐵路高級職員某君。據談，(一)中東路問題，日方確有以斷然手段解決之準備，大部日軍於最近多已開赴東西兩線。東線以穆稜一面坡為最多。西線以興安區為最多，前頭部隊，已分抵海拉爾與滿洲里，惟俄方蘊衷，仍以避免軍事行動為主旨，結果中東路只有暫時一任

日人之處置。(二)松黑兩江航權問題，依日人計劃，決與中東路問題同時並進。偽國之船隻，月初曾開赴下江，節節探進，即為開始解決此項問題之引線。(三)中東路偽國方面高級職員，此次被大批更換，原因係日人責李紹庚對中東路車輛及其他糾紛，辦理不力。李以路局偽國方面重要職員，均為熙洽所派，不服指揮。因此始有大批高級職員更換事件之發生。蓋日人雖欲利用親日份子，但又嚴防為彼等所把持也。

李加拏盾聲明

自東京電傳俄方有意售出中東路後，八日我政府訓令顏大使向俄政府探詢，九日我外部發出正式聲明(已誌上期本報)。十一日顏大使訪俄外次加拉罕而致節略，並提醒民國十三年之中蘇協定。又切實聲明，任何對中東路之處分，未經中國同意，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承認。加拉罕答稱：蘇聯政府並未提議出售中東路，日本及偽組織亦均無購買該路之準備。渠深信日人之策略，係以種種方法，破壞該路，使其在經濟上財政上成為毫無價值之物，而無待於收買也。十二日蘇俄外長李維諾夫對塔斯社之答問中。李氏云：余與日大使太田之談話中，確曾提起出售中東路與日本或「滿洲國」事。因「滿洲國」當局之行動所造成中東路之嚴重形勢，及全足以增重蘇聯與日「滿」糾紛之問題。為謀一可能之解決糾紛辦法，余乃提議由「滿洲國」贖回中東路之可能。意即由蘇聯以中東路出賣於「滿洲」當局，作為解決目前國難之一最急斷方法。中國政府亦確曾來電詢問此事，反對蘇俄政府以中東路出賣於中國政府以外之任何人。中國大使為此事亦曾致一備忘錄於我國。惟中國政府所舉之理由，與蘇俄政府之正式條約承諾，及事態之實際狀況，均有未符之處。中俄及奉俄協定中，未規定中國在適當期限前贖回中東路之權，亦未限制蘇俄以該路售之他人。尤以對方為「滿洲」之一，現該勢力且在實際上行使中俄及奉俄協定中之華方權利義務者。更有在最近之十八月來，事實上中國政府及其統屬勢力，在中東



捉迷藏（上海字林西報）

路上已中止為蘇俄之實際共營者。此種可能之失去非由於蘇俄之故，惟中國政府不能依照中俄及奉俄協定行使其權利及義務。在過去十八月中，中國政府亦不能依照條約留其代表於中東路理事會，對於「滿洲」當局之破壞

中東路權益，已不能訴告。中國政府亦未設法保障該路之常態工作，故中國政府在十八月來之未能完盡中俄及奉俄協定中之義務，使彼失去自協定所取得之正式及道德權利。當現任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顏惠慶博士與余在日內瓦談判恢復中俄邦交時，顏使提議雙方應換文承認中俄及奉俄協定之不可侵犯性，余接受此議，惟加以保留。謂滿洲之形勢轉變，應使中國政府不失去其完盡協定責任之可能。當時中國政府，反對此種保留，因其在事實上為不可能也。余以為以上所述，已證明中國政府不能反對蘇俄之出售中東路。尤指出實於「滿洲」當局而言。至於蘇俄出售中東路之動機，則可略舉如下，沙皇政府之建造中東路於外國之「滿洲」境地，無疑為由於帝國主義之目的。蘇俄政府從未有此種目的。十月革命後，中東路已中止為一侵略之工具，惟因該路之建築費，出自蘇俄民衆，故蘇俄政府不得不保護其所有權及在路上之利益。蘇俄政府常欲以該路售予中國，惟後者不能購買之故。現時此路，為一純粹之商業經營，又因其通行於外國境土，乃以同等之管理權及平份之贏餘，歸與該境土之主人，以示公正。然而中東路當成為蘇俄中國與「滿洲」之一糾紛來源，吾人當均能憶及一九二九年在中東路之衝突。為去除此種衝突之來源，蘇俄政府於一九三零年與瀋陽及中國政府之代表談判出賣中東路之事。此項談判，至一九三一年秋，因滿洲事變之發生而中止。現則出售中東路之問題，又告成熟。由於上述之理由，蘇俄提議出賣中東路，吾等之提議已顯示蘇俄政府之和平意願。吾等以為反對此事者，或出於顧慮日或蘇滿關係惡化之理由云。杏李加二氏之相反聲明，實屬國際間少有之事。李維諾夫對遠東情勢及出售該路利害關係，不甚明晰。自李發表售路言詞後，駐俄各國外交人員均認李之主張，即以俄本身利害論，亦甚失策。如該路實行出售，俄必有後悔莫及之一日云。

據日方訊十三日駐日蘇俄大使優烈尼夫與日外相內田會晤，談商中東路收買問題，謀促其實現之辦法，俄方陳述其態度如下：㈠蘇俄政府雖希望中東路由「滿洲國」收買而經營之，若不能辦到，則由日本或滿洲國以租借之形式，從事經營，亦無不可。㈡付款方法，應作為分年清償，以該路營業利益或其他資產利益充清償之用，以無不可。㈢蘇俄政府與「滿洲國」訂結此項契約，並不受國聯及其他一切國際法之束縛云。足徵蘇俄有意不顧中國主權，售與日或「滿」，以避免與日本之衝突也。

我國嚴重抗議

十三日行政院會議羅外長報告關於中東路問題交涉經過並商量應付方針。該晚外部令顏大使向蘇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抗議書內容述及顏大使與蘇聯外交副委員長加拉罕十一日之談話，及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同日在報紙發表之聲言。謂中國政府對於蘇聯當局表示之意見，深覺非常驚異。良以該項意見，既表現蘇聯政府全然忽視條約之義務，且表現蘇聯政府意欲與不合法之組織締結不合法之行為。五月九日顏大使遞交蘇聯外交委員長之節略，曾對中蘇兩國政府依據一九二四年協定對於中東路相互所處之地位，明白指出。蘇聯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兩國所締結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九條第二節中允諾中國政府贖回中東路，而絕未允諾任何其他政府或第三國取得該路。該協定第九節之規定，最為明確，即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職是之故，與蘇聯外交委員長所持意見截然相反者，即蘇聯絕對無權將其在中

東路所有權益，以任何方式讓渡與蘇聯所願讓與之任何方面。復次，中國政府應請蘇聯政府注意，在上述協定第四條第二節中，中蘇兩國政府相互所為之諾言，即兩締約國政府，無論何方，不得成立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近來中國政府因受優越武力壓迫，不能參加中東路管理事宜，但中國曾未因此亦且決不因此放棄其在該路所有任何條約上暨主權之利益。此項因情勢所生之非中國所能負責之事實，暫時阻得中國行使該路之管理權，絲毫不影響一九二四年協定條款之效力，暨中東路之地位。中國政府對於因中俄兩國均應認為離奇事態之發生而使中國政府不得依據上述協定要求其權利之理由，絕對不能承認。蘇聯目前非得有中國同意，不能處理其中東路之權利。夫中國當局與蘇俄當局實際共管該路時，非得有中國同意不能處理者，情勢相同，並無二致。中國政府對於蘇聯政府維持和平之願望，極表欣慰，但中國政府有不得不予以指明者：即滿洲之現組織，世界俱認為係由武力侵略所造成。此項侵略行為，與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非戰公約之精神暨文字，均屬相反。蘇聯且係該公約締約國之一。所有文明國家，均曾保證對於此種偽組織俱不予以法律上或事實上之承認，今不經中國之同意，而在現狀之下，竟將滿洲之重要交通工具，以蘇聯當局擬採之方式，遽爾讓渡，是不啻蘇聯當局承認一國際所宣告為不合法之組織，而予侵略國家以援助。此種計劃，一旦完成，勢將與蘇聯政府所昭示愛好和平之願望相反。中國政府基於上述法律暨政治之理由，不得不提出極嚴重之抗議。反對蘇聯政府提議出售中東路，並熱望蘇聯政府將遵照一九二四年協定，重行考慮其對本問題之態度云。十四日顏大使謂「李維諾夫宣言，蘇聯願將中東路出售「滿洲國」，深堪驚異，必將引起各國間之惡感」。據顏氏表示，十一日俄外次加拉罕曾自認不得中國政府之同意而出售中東路，自屬違反中俄協定。顏氏謂「李維諾夫於其助手之宣言後，不久即作如此之聲明，深足驚異。」「中俄復交未久，李維諾夫之宣言，殊為遺憾」。顏大使十五日晤俄外次加拉罕，面交抗議書，加氏答稱，當詳細研究後，再行書面答覆云。南京市黨部及各民眾團體十二日致電駐華俄大使轉俄政府，吁遵守中俄協定以敦睦中俄邦交，勿墮日偽之詭計，愈陷遠東糾紛於不可收拾之地位焉。

日本狡詐態度

偽國一切方針，均聽日人所使，日本則假偽國名義，以遂其侵略狂慾，東鐵問題，不出此例。聞偽國有以承認「滿洲國」及解決國境問題為條件，允許蘇俄出售之意。關於收買中東路之具體案，日本軍部態度業已決定，俟現在名古屋旅行中之參謀次長眞崎回抵東京後，即於十五・六日舉行會議，決定參謀本部之態度，然後即賦予陸軍省全權處理。據參謀本部之意擬大體如下：㈠蘇俄政府之出售中東路由李維諾夫之聲明及其他蘇俄當局之說明觀之，其主要目的係為除去由該路惹起之俄日「滿」紛爭之根源。然對於俄方之眞意，不能不予諒解後為之。㈡對於最終之價格，軍部及滿鐵當局大體已予調查，然將再依據現狀決定評價。㈢該路於「滿洲國」鐵道政策完成之秋，其價值將益為減損，故對於收買時期，關於此點，不能不予以充分考慮後決定。㈣該路之收買，究由滿鐵或由「滿洲國」收買，然若由從來之關係上，由「滿洲國」收買，似為得策。日本外務省當局之意見如下：「提議出售中東路之蘇俄政府態度，似為解決俄「滿」間之紛爭，而放棄紛爭根源之狀態，然以蘇俄從來即採用提携不

定之革命外交。故此項提議，若即予接受，實甚危險。對收買問題，究由「滿洲國」收買，或由滿鐵收買，現亦未決定。今後對於蘇俄之態度，將再予以深切之觀望，惟此次俄政府之正式提議出售中東路，其眞意之動機，究在何處，雖未判明。然俄政府對於遠東政策已轉變爲前面的隊勢之陣形，確無可否認。蘇俄政府之放棄中東路，將有進而由沿海州退卻之意味。最近之將來，因北洋漁業問題之自然情勢，固不俟言，即北樺太半島之出售問題等之展動，亦有實現之可能性。故我外務當局基於退出國聯後之確立遠東自主外交之根本原則，對於此等問題，決以積極强硬態度予以處理」云。日本政府以四月十六日俄外次加納罕關於中東路問題所致節略，有將日本亦牽入該問題之象，故立命駐「滿」大使館調查其眞相。最近因此項調查業已完竣，而判明其無此事實，乃即着手起草兩覆牒，將由駐俄日本大使太田親致俄外次加納罕）其要旨大體如下：㈠日本政府向即持保護蘇俄在「滿」利益之方針，即在今後亦無所變更，惟「滿洲國」既屬一「獨立國家」，則日本政府對於該「國」官吏，根據主權所採行動，自難負責。故俄方將此責加諸「滿洲國」日籍官吏之身，實屬誤解。㈡關於中東路之糾紛，係屬「滿洲國」依其本「國」內之監督權而行動者。故與日政府毫無關係。乃剋竟向日政府提出此種抗議，殊屬令人費解。㈢日本政府對於中東路封鎖事件，及車輛所有權問題，殊無予以答覆之必要。且據日本政府調查，俄方擅使後貝加爾與中東路間實行連絡運輸、實屬侵犯「滿洲國」主權之舉。故當認「滿洲國」所公布之文件爲正當。㈣關於蘇俄對日軍未向中東路支付運費之攻擊，亦屬不當。蓋其中一部業已支付，而其殘餘部分，則以關於軍械及車馬運費折扣率尚未決定，故暫緩實行支付。㈤依上所述，可知加拉罕所致節略中，關於攻擊日方之各點，全係誤解，故日政府唯有置諸不理而已，但日政府仍極希望俄方對中東路問題能速與「滿洲國」間謀和平解決之道，以資維持並增進日俄滿間之友好關係。


蘇俄人民方走完第一階段何日達到理想境地。（美報）

蘇俄爲對華通商便宜起見，決於天津設立駐平津總領事館，由蘇俄大使館參贊巴爾闊夫任總領事。十日由京至平就職。

贛湘鄂豫赤焰仍熾

數月以來蔣委員長，以勦共即抗日爲口號，銳意圍勦，然各省赤焰仍未消熄。贛省乃赤軍策源地，僞一・三・五軍團大部前曾竄集贛東樂安宜黃，妄圖一逞，迭經國軍個別擊破。僞二三軍團大部現麕集陳坊橋官倉龍江背山等處。十三日福建劉和鼎電告，黎川有匪游擊隊約五百人，匪主力現）

仍在宜黃附近，匪首朱毛因迭受重創，有化整爲零逃往湘南訊。航空第三・四隊十三日奉命派機九架，由隊長張有谷率領，前往寧都集中轟炸，投重磅炸彈九十枚。同時以機槍掃射，赤匪傷亡極衆。

贛西方面僞第八軍，僞十二軍，以蓮花爲陳師克復，逐聚集鄺縣・永新・蓮花・遂川・收縣・茶陵・萍鄉等縣散匪萬餘人，擁槍四五千枝，傾巢反攻蓮花縣城，勢甚猖獗。陳光中師分頭痛擊，甦匪頗衆。現仍堅守蓮城，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命令僞第六軍總指揮孔荷龍率領僞第十六・十七・十八三軍全部，進犯湘屬平東，其企圖在擴大赤色區域。進犯計劃，以僞十六軍全部，進攻長壽。以僞第八軍由徐家洞高壀攻略獻鐘嘉義。以便夾擊長壽，以斷國軍平長之交通線，另以一股取新江・蘆洞・思村・安定橋・壓迫平南，作進取平城模樣。查此次赤匪與十九師百二十二團全部在獻鐘作戰者，爲僞十八軍全部。其所以不直攻嘉義而總攻獻鐘之原因，因獻鐘無駐軍，易於奪取糧食。俟獻鐘得手，即攻嘉義，打斷平長交通，實行其原定計劃。該匪於四月二十五日，經高壀直下獻鐘。該匪達到目的地後，即又向嘉義行動，與該部遭遇於搭水橋匪遭慘敗，竄入辜家洞。匪因我軍防範甚嚴，乃化整爲零，分途四竄。一股竄往平西北向江橋，轉入岳陽邊境。一股竄入平西談家坑一帶，圖犯湘陰邊境長樂新市一帶。大股東竄，圖犯長壽云。

鄂省赤勢甚熾，鄂南方面，年來比較爲平安全區。惟陽新・大冶・崇陽・通山・通城等處，殘匪不時蠢動，迄未肅淸。該部匪之較大者，係僞十六軍孔荷寵，常出沒陽新以南龍港燕夏間，而以通山之黃袍山爲巢穴。孔匪約有萬餘人，槍枝六七千，僞中央所界予之任務，係令赤化鄂湘贛三省邊區，以牽制國軍在贛西之兵力。必要時側擾咸蒲，截斷湘鄂路線。故鄂南形勢，頗形嚴重。新近改由陳繼承負責。鄂西方面，匪勢仍烈，徐源泉新任該路總指揮。豫鄂皖邊境赤匪大部竄居豫省黃安麻城以北，豫南城光山等處亦有匪蹤。共約人槍三萬，匪勢極猖獗，經扶已被圍，光山且有失守訊。十五日劉茂恩一部已抵潢川。蔣電劉峙，謂豫爲華北樞紐，現值抗日剿赤時期，關係極大，坐鎭一二月後，再回贛剿匪。足徵形勢嚴重。皖西剿匪指揮衛立煌部，近調贛協剿。所遺防務，由駐紮南陽之劉鎭華部接替。中央近任劉爲豫鄂皖剿匪總司令。十六日中央又任命劉爲皖主席矣。至劉部豫南防區，則由張鈁接防。

川黔內戰又起

去歲川省二劉之戰，因兩敗俱傷，元氣耗盡，遂告休戰，暫保相安，然彼此仇怨及各將領間之互相角逐，迄未消釋。近日劉文輝與鄧錫侯因烟稅問題發生糾紛。查成都市府及印花稅並東西南三區統稅公安局原爲鄧有，近均由劉派人接收，造幣廠亦在進迫。鄧部現全部集中新都附近。劉文輝分四路向溫江・崇慶・金堂・新都進逼鄧部。田頌堯軍集中德陽準備援鄧。劉文輝十四日令各部向毘河沿線總攻。鄧軍黃馬陳三師極力拒戰。馬場・三道堰・龍橋同時淪爲戰區。崇寧兩城戰事尤烈。十五日晨劉軍敗退，午到援兵一師，再度總攻。蔣電劉鄧，以川北殘匪尚伺機而動，望速制止衝下，勿起衝突。鄧錫侯十六日電漢，有「閱牆之爭，實所不忍，但爲劉軍迫過甚，迫不得已云。」黔省自周西成死後王家烈與毛光翔迭起內訌。近

日王家烈與主席猶國材在清鎮附近掀起激戰。十七日但懋辛到滇見龍雲，主張調解黔事。龍爲邀王家烈猶國材代表到滇談判，擬以王任主席，猶任軍長。安順以西爲猶防地。王猶代表各請示中。



美倡訂世界不侵條約

德國堅持擴軍

裁軍會議因德國要求軍備平等，已成僵局。十一日德萊城圖書周刊發表訪問德外長紐拉斯一文，內中所云頗能道破此項會議之眞相，並可代表德國之一貫主張。紐氏稱：「在會議期中，各國始終擬令他國儘量削減軍備，而對自身之武裝，則不肯動及分毫。至於德國之目的，則前後始終一致，即欲削減軍備最高國家之武器，並爲德國獲得平等。對於裁軍之量質雙方，會議均不能獲得妥協。法國與其同盟國，雖有聲明，但迄不肯裁軍。此項事實，至爲顯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所締之五强條約已確切同意德國有平等權利。一切限制與裁軍協定，如不列入此項平等之原則，德國均不能接受。如吾人綜合裁軍會議已往十五閱月中之結果，不得不作一不幸的結論，即德國要求他國裁軍，以獲得平等地位，已經失敗。因武裝國家，表現無充分之裁軍傾向。如此又何能希望將來可以禁止使用戰鬪飛機擲彈之舉耶？因此，德國爲自身安全計，必須建造海陸軍用飛機，以及製造十五生的口徑以上之大砲，常備軍力亦須增加。凡不從凡爾賽和約限制軍備之國家，亦無權責備德國」云。



莊稼要收穫了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十二日裁軍會議主席韓德森見僵局無法打開，遂提議於十五日召集裁軍總委會對英國計劃第二章第二節關於戰爭用品及設備部分，予以初步討論。經主席團討論後已一致通過接受。後因德代表那多奈於十三日晚離日內瓦返國，又因德總理希忒拉將於十七日發表重要聲明，故主席韓氏特通告從十五日至十八日止暫停裁軍談判，俟希氏宣言性質明瞭後再作進一步之談判。



愛麗絲游軍備競爭之國（華北明星）

希氏重要聲明

十三日德下院議長高林通知十七日下午三召集臨時議會。總理希忒拉十五日自巴凡利亞抵柏林。十七日當希忒拉步入歌劇院國會臨時議場時，着棕色制服之法西斯黨員三呼，並行法西斯黨敬禮。希氏致演說詞，宣稱：彼召集國會係爲說明德國對若干問題之觀點。 項問題，不僅關係德國，且關係全世界。引起現時不安之一切問題，均由凡爾賽和約中之缺點。當時未能以明白合理之態度，解決發生之最重要問題。因此令人自然時常發生修改和約之理想。欲從經濟方面，毀壞六千五百萬人民，此種理想，至屬荒謬。故在今日，已無人予以贊同，德國履行賠欵之義務，但已預先料及其影響之無異自殺，由世界之蕭條，即可與以證明。德政府目的，在阻止歐洲之共產主義。法西斯黨之革命，係爲領導德國萬失業者，返回至進步的勞動途徑，並恢復安定而有權威之政府。氏否認德國之戰事責任，稱此爲偉大民族墮落之舉。希氏以強調聲明，協約國對德所



眞正的政治手腕（上海字林西報）

加之損害，謂此項損害，不能以賠償的措詞，予以補償。凡爾賽和約不能解決世界問題，但任何德國政府，如不能獲得較佳辦法，將不致有意破壞此約。氏允於今年期內完全解散補助警察，否認法西斯黨之衝鋒軍爲後備軍。並以德國名義莊重宣稱，謂德國已解除武裝，德國準備毁棄一切軍備，倘令他國亦願仿行，但必須堅持平等。德國準備以不偏私態度，參加世界政治與經濟難題之解決。所餘者惟有一重大之工作，即担保世界之和平。法波之軍備，並非起於畏懼德國之念。今日之德國具有充分之人格，不欲勉强置身於不受歡迎之地位。在此等情形下，頗難仍爲國聯會員。國會全體一致通過該演詞及政府之裁軍政策，最後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歌」。

羅氏發表宣言

美國對裁軍之意見，始終贊同英方提案，對德國軍備平等之要求，與英法立場相同，十一日德國特派代表薩赫特與羅斯福會見時，羅氏述及安全及裁軍問題。羅氏不隱藏美國對德之眞正態度，羅氏擬向薩氏談解散國防軍而改爲民團制度，但薩氏因未受政府之訓令，拒絕討論此事。十六日美代表台維斯自德國發生嚴重情勢後敦促羅斯福，需要立時聲明，美國對歐洲和平，具有直接之利益。美方人士對此之解釋，認爲足表示美國已一部分放棄門羅主義，而贊同新國際政策。英法等國亟盼對於歐洲政局堅持不干涉主義之美國，參加歐洲政治機構。並以凡爾賽條約爲基礎，協力維持歐洲現狀及安全保障。羅斯福總統於此已決意放棄美國從來之超然孤立政策。十六日羅斯福於其致國會之特別報告內，忠告國會。稱渠提議訂立世界不侵犯條約。因見世界政治和平於經濟穩定，已爲各方之近視政策，自私行動所威脅，生活改良之要求，戰爭慘禍之避免，世界人類皆與美國一致，而有同等之熱望。至於達此目的之方法，羅總統則特別著重於實際裁軍。羅氏並直接向各國當局呼籲，請其減少軍備，取消侵略武器，除非裁軍條約橫遭破壞之時，禁止派遣軍隊超越國境。此外並要求各國當局，拋棄其微末的國家目的，而同心協力，參加世界和平，保障經



各家醫生意見不同 (London, Sunday Express)

濟恢復等運動。論到裁軍會議之最終目的，當然應以廢除全部侵略武器爲依歸。設令各國同意全部廢除，則各國獨立，自獲保障，各國邊境，即成不可摧毀之堅壘。惟全部廢除，須待異日，而實際裁減，則刻不容緩。故羅斯福總統力主採用英相麥克唐納之裁軍計劃，減少法國軍備，安定德國軍實。同時並訂立諮詢條約，以促進和平，而禁止軍隊越境，以杜挑戰行



和平之神(London, Sunday Express)

爲。關於上述各節，羅氏急盼實際行動，並謂倘有對此進行，加以障礙者，世界各國，當知其責任之所在。羅斯福提及世界經濟會議時，謂經濟會議之目的，在於打破混亂狀態，樹立經濟秩序，而穩定貨幣，提高物價，破除商業障壁。爲實現此目的之途徑，同時對於各國恢復經濟之計劃，國際間亦應以明智審愼之行動扶助之。羅斯福此次行動，不循外交慣例，而直接陳述於參加倫敦經濟會議之四十四國當局之前，即未經美國承認之蘇俄，亦並列在內。羅氏宣稱，列強應即明瞭杜絕侵略行動，防止主權破壞，其唯一要道，莫過於廢除實現是項事實之軍器。蓋軍器廢除，則小國對於大國之侵凌，當較安全。又稱，各國政府常患入不敷出，甚有破產危險者，軍費浩繁，實爲厲階。末稱，美國人民深覺侵略武器之需要，實因別國具備是項武器。如其他各國，願採一致行動，美國當隨意放棄其侵略武器云。聞羅斯福總統致世界之宣言書，請參加裁軍會議各列强，共同維持和平，內計數百言。據「紐約時報」載稱，宣言將表示，如歐洲之和平，受侵略者之威脅，美國或取消中立。美國無正式中立宣言之前，可與侵略國斷絕商交。此種方法，等於保護受攻擊之國，供給軍火及給養等。十六日英首相麥克唐納發表一動人之宣言。歡迎羅斯福請各國維持和平之呼籲。在淸敎會席上，英首相謂，「羅氏之宣言，爲歷史上偉績之一。自其宣言觀之，羅氏表示美國關於世界和平，決不能漠視」，同時英首相亦警告德國，謂英國對德國之解放，極予贊同。但將來不僅恃德國之有和平意向，而尤恃有和平之行爲。此次演說明示英國決與美國密切合作，維持世界和平，俾自經濟恐慌中，迅予恢復也。

義國當局十六日宣稱，義國無條件接受美總統羅斯福之建議，維持世界和平及經濟恢復。據稱義首相墨索里尼認現時之世界情勢，爲多年來最危險之時期，故首相亟欲努力合作，以避免戰爭焉。義都林市「斯丹巴報」於評論裁軍會議嚴重之情勢，稱法國軍隊如再進至三年前撤退之領土，將等於宣戰，且將發生災禍之影響。倘令發生此項不幸事件時，其責任將由何

人負責，至爲明顯。如此吾人將遭遇有名之阻止戰爭計劃之實現。該報又稱，恫嚇手段，並非能令德國了解必須合作之最佳的方法。吾人不應忘卻，「第三德國」（指希忒拉現政府而言）係一革命的政府，倘令被迫趨入極端，且侮辱其尊嚴，則將使用其能力所及之一切方法，以資防衛。反映義國外交部意見之「義大利紀事報」稱，堅持德國須再限制其軍力，完全不合理性。該報又稱，各國對德，予以嚴重的不公正待遇，同時並欲造成一種印象，欲令德國負責。

蘇俄政府對美總統羅斯福請維持世界和平之宣言，極爲滿意，有認蘇俄對羅氏宣言之反響爲熱心合作，復行認羅氏所發表之意見，可益增加蘇俄之信心，認美政府準備承認蘇聯政府者。

十七日日本大使出淵已將美國總統羅斯福確保世界和平之宣言，送致日外務省。日本對該宣言內容之態度，將俟日皇將該宣言發下後，再爲考慮。惟已接受該項宣言，並以政府之名義，予以回答云。

關稅休戰實行

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十二日在倫敦開會，由西門主席。會後發表公報，內稱該會委員，全體同意督促參加經濟會議之各國政府，一致行動，於六月十二日以前，及經濟會議開會時，不再增加或另生商業困難，障碍國際商業之發展。惟於六月三十一日後，預先一月通告，任何一方皆可退出是項協定。同時授權西門，通告參加世界經濟會議之各國政府，請其立即參加上述協定。美總統已決定出席世界經濟會代表爲國務卿赫爾，前陸軍部長柏克，前阿哈俄省長考克斯，著名銀行家巴魯齊，上議員畢德門。十五日美國經濟委員會開會，會員爲目下情形及商務關係，互換意見，並討論倫敦經濟及幣制會議事宜。

戰債問題聞羅斯福已放棄其擬請國會予彼修改現存之國際戰債付款協定權力之計劃。此可以中止六月十五日到期應付美國戰債將再允停付一年之謠傳。十四日國務卿赫爾與法國駐美新大使普拉伊討論去年十二月到期未付之二千萬戰債問題。據稱，法大使曾告赫爾氏，謂如准六月十五到期應付之戰債延期清付。法政府願清理去年到期未付之戰債。美當局擬遵其原議，在世界經濟會議中討論戰債問題，但此種討論，必須脫離世界經濟會議之日程焉。



這是他們沒有打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起
至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止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五

▲南天門繼續血戰。小新開嶺一帶戰事極慘。

▲東線敵軍進犯灤西各地。

▲敵機又飛北平偵察。

▲密雲九次被炸。

▲黔省王家烈與猶國才激戰。

▲張學良謁見義相墨索里尼。

五月十三日 星期六

▲東線敵軍壓迫豐潤。

▲大小新開嶺間終日血戰。

▲林主席遊太華山。

▲江西剿赤總部開軍隊政訓會議。飛機九架轟炸赤匪。

▲國府命宋子文郭泰祺出席世界經濟會議。

▲行政院會議對俄策略羅外長報告交涉經過。

▲外部電顏大使向蘇聯抗議出賣中東路。

▲裁軍會議宣告延會。

五月十四日 星期日

▲石匣鎮血戰三晝夜我軍後退。

▲密雲縣發現敵便衣隊三百餘人。

▲林主席抵西安。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一

▲敵軍猛攻山安盧頭莊，砲轟密雲。

▲北平政務整理委會委員長黃郛由京北上就職。謂此行以安人心爲第一義。

▲龍井關激戰，唐山我軍撤退。

▲蔣電令劉峙坐鎮中原。

▲進口日貨起始以關金計算徵稅。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黃郛抵濟即日赴平。

▲豐潤撤防古治混戰，石匣鎮一帶無戰事，

▲龍井關撤防。

▲劉鎮華任皖省主席。

▲陳友仁就粵省委職。

▲劉文輝與鄧錫侯在資樂激戰。

▲日外長內田任重光葵爲外次。

▲美總統宣言放棄美國從來之超然孤立政策。

▲英首相聲明願與美國合作。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三

▲日僞軍入唐山。

▲黃郛過津抵平，談秉中央意志，安定華北人心。

▲陳銘樞因不願再爲馮婦離廣赴閩。

▲希忒拉演講，痛斥凡爾賽和約之不合理，有修改必要。

五月十八日 星期四

▲我國接受美總統羅斯福宣言。羅外長聲明中美意見若合符節。

▲黃郛在平談，北來對外交問題，決秉中央意志，在互相諒解下謀和平，絕不妥協，亦不求和。

▲日本唆使僞國購買中東路。

▲南京最高法院判漢奸胡立夫死刑。

▲杭州奇熱。

論評選輯

警告為虎作倀者

日來南天門戰事，愈益激烈，我軍抵抗之强，犧牲之鉅，洵為民族爭光。乃不幸在此抗日劇戰之中，一部分失業軍人，落拓政客，頗有勾結敵人為虎作倀者，道路傳聞，頗足令人詫駭，吾人痛心國難，憂慮將來，願矢垂涕而道之誠，為關係者一陳利害：

第一，夫敵國外患，何代蔑有，然而性質之嚴重，固無如今日者。良以日本之强，非任何時代之外寇可比，而世界國際情形之複雜，更為亘古所未見。吾人深信：世界終有公理，國際終能制裁，而在是等實力未能發揮作用以前，祇有舉國一致，對日本頑强抵抗，以申正義於天下。此際政府如果漫無辦法，苟圖妥協，且非國民所能許，若更有人敢於因緣為奸，勾結外力，逞其私慾，實國法清議所不容。且也，日閥野心，本欲亡我之國，奴我之民，對於漢奸，祇有利用，對於中國，祇有破壞；將欲因利乘便，妄冀因日本勢力以改造中國局面，此非愚謬，直罪惡也。夫以日本民族性之褊狹猜疑，豈甘受人利用？方九一八事變初起，東北地方人士，何嘗無委蛇周旋，藉謀苟安之意，結果則何如？袁金鎧狼狽不堪，僅以身免，固無論已；即溥儀躬為傀儡，啼笑皆非，夫豈稍有知覺者所能忍？其他偽國部署事務，次長司長，概屬日人，總攬全權，自成統系，所論部長也者，猶不足比於中國隨班劃諾之閑員。此外中下級員司，按時趨公，而無事可辦，得薪甚薄，而監察綦嚴，精神苦痛，非復人境。其地方各縣，參事官直是太上縣長，而警察權亦復操諸日本浪人，最大政績，惟在鴉片公賣，廣開烟館，提倡賭淫，戕賊民性，其待一般中國人，且不得與朝鮮人齒。夫東三省與熱河之民，方在水深火熱之中，今乃有人更欲假借外力以圖推翻大局，是直擴大『滿洲國』於關內而已；引狼入室，誰復能制？故此際無論以任何理由，借外力以謀活動，國民絕對不能寬恕，況以日閥之凶狠，亦斷斷不若是之易與，是則勾結外寇，利用日閥之重大責任，誰人擔負得起？

第二，世界進化，雖為曲線，決非循環；祇有新陳代謝，斷無往復互易。中國從前誠多走馬燈式之政爭，然而細加考察，每經一度政變，仍有相當進步；觀自民國十五年後，革命狂潮，瀰漫南北，人心思想，為之一新。今日國民黨之失敗，乃由於革命行為之不徹底，中山主義之未貫徹，惡因累積，自食厥報。今後即令有能取而代之者，亦必為更徹底革命，更切實施政治集團，與夫有能有德之偉大領袖。當值此國

際多事國內歷爛之際，內外問題，有如山積，苟無解決問題，裨補實際之能力，則任何成功，都是空幻。今之失業軍人，落拓政客，在當年固曾典司兵柄，參與政權，然而回首不堪，成績安在，良機已失，詎能死灰復燃，時代不同，豈堪重肩大任？是以逆流而行，必致再遭慘敗；知難而退，不失明哲保身。吾人竊願此曹，認清時代，反省過去，則國家個人。胥免禍劫。

第三，中國國民，民族意識，隨生命以俱來，國家思想，緣煎迫而彌摯；是以縱受外族之壓制，假以時日，仍能復興。近自長城喋血，各路戰線，屢經苦鬥，最著者爲繆徵流，王以哲，宋哲元，商震諸部之奮戰，以及旬日來南天門之關黃劉各軍，迭受强敵之集中猛攻，前仆後繼，百戰不屈，此等精神，豈往年軍閥政客輩所能夢見？若夫各地農民，情殷禦侮，自願勞軍者，愛國之誠，犧牲之勇，更非局促城市中，日說風涼話之中產階級，智識分子，所可望其項背。吾人深信：中國有如此羣衆，乃爲國家復興之中堅。今後統治人才，必將異軍突起，舉凡今日政軍領袖，社會先進，苟不努力，勢在逐漸淘汰之列；而過去罪業深重之軍閥政客，尤無可以徼倖再起之理。凡爲國民者，對於此種新興的民族勢力，義應寶愛維護，盡力提倡；不此之圖，乃欲借仇讎之武力，公然危害國家之利益，是不特對民族爲不忠不義，而違反民意，干犯衆怒，爲一身一家以及子孫永久之名譽福利計，亦太冒險矣！

要之，吾人以爲政府失政，不妨反抗，制度不良，無妨改造，獨至勾引外力，企圖利用，則動機不正，方法危險，國民應當絕對反對。矧其事縱令有成，決無以善其後，此等利害，洞若觀火，世間果有執迷不悟敢於倒行逆施者，吾人深信新興的民族勢力，必有以制裁之，不足慮也。

（錄五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蘇俄不得處分東路

蘇俄將以中東路出售日本，經我國質問後，加拉罕答覆我顏使，謂「蘇俄政府並未提議出售中東鐵路，日僞兩方亦均無購買該路之準備」。彼日深信日本之策略，係以種種方法破壞該路，使其在經濟上財政上成爲無價值之物，而無待於購買。由此點明觀之，則蘇聯政府無此意思，似可相信。乃李特維諾夫突發聲明，竟謂「蘇聯政府準備出賣中東鐵路，並謂中蘇協定因中國政府十八個月來並未派遣該路理事，事實上業已失效，且中國政府事實上亦無權執行該路之職權，故蘇聯出售該路，在法律上道德上皆無不合」。前後不及二日，而相反若是，此誠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夫蘇俄出售東路，喧傳甚久，惟消息皆來自東京，頗多疑竇，故未置信，今讀李特維諾夫聲明，則得而斷定者，不獨蘇俄確有此意，且亦可推測其必可成議，不然李氏何必於此際有此不顧中俄邦交之宣言。查昨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國全權顏惠慶氏與蘇聯全權代表李特維諾夫氏在日內瓦所交換之恢復邦交公函，承認恢復以前中俄間所締結之條約，是民國十三年五月之中俄協定，皆應繼續有效。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祗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蓋中東鐵路之資本，雖出自俄國，而土地則爲我領土，性質等於共同出資，故有

共同經營之權，不容第三者干涉，文義至爲明顯。若有一方違反此項規定者，則爲損害他方之利益。至中俄協定第四條又規定：「……………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是雙方欲增進初復之邦交，不可不嚴格遵守之。

中東鐵路既爲中俄兩國共同出資，共同經營之事業，則未得中國同意，蘇俄斷無單獨處分之權。況鐵路建築在中國領土之上，蘇俄尤無擅自出售之理，鐵路不能離土地而存在，則出售鐵路者，同時必出售敷設鐵路之土地。今姑假定蘇俄有單獨處分鐵路之權，亦不能單獨處分敷設鐵路之土地。甲國若得出售乙國領土。豈非國際間空前未有之奇聞！李氏所舉以自辯者，曰：「中俄及奉俄協定並未予中國以在到期前收回東路之權，亦未限制蘇俄出賣該路之權，尤其是向實際管轄滿洲及履行協定者出賣之權」。此言似巧而實拙，苟非故意捏詞掩飾，斷不能作此解釋。査中俄及奉俄協定雖未規定在經營年限(六十年)未滿前，得由中國無償收回之規定，但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鐵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是經營年限未滿之前，中國須付相當代價而已。此項代價，無非爲賠償蘇俄在剩餘之經營年限中所得之利益，與普通購買新物者，性質適然不同。今日並未向蘇俄要求於經營年限滿期以前，無償收回，則李氏所言，近於無的放矢。至謂並未限制蘇俄出賣該路之權，亦殊強詞奪理。中東鐵路既爲中俄兩國共同之財產，而鐵路又在中國領土之內，蘇俄之不得售與第三國，爲當然結論，豈待協定明文規定？況第三者干涉東路事，已爲中俄協定所不許，則售與第三者更何待言？蘇俄若欲出售，承受者只有中國有此權利與資格，此徵諸兩國前後所訂協定及合同，毫無疑義餘地，而蘇俄竟持此爲口實，未免出乎常識之外矣。

至謂出售與實際管轄滿洲及履行協定者，中國更無異議之理由，亦殊可怪。夫滿洲爲中國領土，爲蘇俄所承認。蘇俄若對此稍抱懷疑者，則在日內瓦商訂復交之日，便不應承認一切條約恢復效力。舊約既繼續有效，則滿洲之爲中國領土，便不應懷疑。而滿洲之被日本武力佔領，又爲蘇俄所深知，奈何認盜爲所有者乎？中國主權雖暫時不能行使滿洲，然而滿洲之爲中國領土，固爲六十餘國所公認。是現時實際上管轄滿洲者，不能即認爲滿洲之合法的所有者，稍明國際法者，實類能言之，奈何李氏以堂堂一國之外交當局並此而不辨耶？若乘中國主權暫被妨害之機，而擅將東路售與盜者，是豈中俄恢復邦交之初意，亦豈蘇俄維持國信之大道哉？李氏謂：「中國國民政府實非中東鐵路之股東，已有十八個月之久。南京未履行其義務，已損失中俄及奉俄協定所享之法律上或道德上之權利」，尤爲不顧邦交之論。若一國主權因事實之障礙不得行使，對方便可無視其權益，則蘇俄革命之後，蘇俄之未能履行其義務不亦久乎，然我國固未嘗剝奪蘇俄之權利，而强硬主張無償收回東路也。此種友誼態度，蘇俄果未認識，則中俄復交尙有何意義乎？嗚呼，蘇俄如自度其力不足以敵日本，則暫且放棄亦無不可，何必爲數千萬金錢，而害及中俄邦交？苟因此而使中俄邦交復生裂痕，是其所得又豈足償其所失哉？願我鄰邦識者三思之！

（錄五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日本軍部又發聲明！

日本軍部，善於欺世惑人，以歷來事實考之，彼方發表聲明一次，則對中國之進攻，猛烈一次。四月下旬，日陸軍省曾有一半官聲明，謂其軍隊將退至長城線，未幾其侵占灤東之部隊，果有一部分略退。然同時則猛攻古北口，逾一星期，我軍血戰不支，棄南天門陣地而別守新線。日軍復於此時，攻占察哈爾之多倫，其灤東地方，彼軍雖略退，而李際春等逆部則盤據騷擾，我軍爲維持地方計，派遣騎兵，馳往鎮懾，初未嘗與日軍有接觸也。乃日本陸軍省突於五月二日又發表聲明，號爲警告華軍，公然宣稱：如再挑戰，當再進至關內。日外務省方面解釋其意，更謂日軍對華軍態度，早不可耐，戰如再起，規模必較前爲大。上海日領署公開發表，竟稱此次如再發生戰事，當然進占平津。果也，四日午前，北戴河東歸提寨到日軍官兵四十餘名，遣一使者向我騎兵楊團，鄭重聲言，北甯線灤榆段，中日軍均不得進駐，限我前進步隊，速行撤退或投誠，否則日內以飛機四十架協同海軍砲火實行轟擊云云，同日日陸軍省再以當局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指何柱國等軍，再越灤河，接近長城，該方面之事態，已陷於緊張而急迫。更謂：『華軍之挑戰仍不息，如此即再加以幾擊，亦所不惜』。是盧龍遷安，日機活躍，亂擲炸彈，城鄉不安，同時古北口日軍大舉增援，興隆縣日機更番轟擊。至十一日南天門方面大戰復起，十二日日軍乘沈克部隊之弱點，渡過灤河，迭與王以哲，翁照垣兩部搏戰，我方犧牲甚鉅，卒無以制止敵人之西進。灤西何部，受其牽動，倉皇退出灤州，而南天門戰線日軍，並將大砲，飛機，唐克車，裝甲車，探照燈，諸種科學武器，掃數運用，視上海戰事，尤爲酷烈，以致血戰三晝夜之結果，我軍死傷近萬，石匣鎮成爲焦土，終於不守。日軍昨今，方將進取密雲，入據唐山，平津命運，岌岌可危。乃彼方在此志得意滿之時，又由關東軍司令部發表聲明，謂『假使此際華軍斷然放棄從來之挑戰的態度，則我軍（日軍自稱）有即速開回長城線以就其維持『滿洲國』內治安之本務之意，然華軍倘若依然不改其態度，則我軍不得已將再反覆繼續反擊作戰』其用意與歷次宣言正同，蓋先以和平的烟幕彈，掩人耳目，而殘毒的進攻，緊接其後也。夫我方以種種關係，軍隊分散，不易集結，部屬複雜，運用滯鈍，是以局部纍戰，尚顯效能，整個指揮，終欠靈活。以此關係，彼則進退自如，攻守隨意，我乃時居被動，迫處消極，此實事勢所限，日方固所深知，如謂我爲挑戰，直是故入人罪。吾人屢謂日本軍人所認爲不可耐者，殆根本視中國國家之存在爲不可耐，今方欲陳兵於平津之郊，乃猶故以我軍敵視挑戰的態度爲口實，是直欲我軍肉袒牽羊，行成請降耳，苟非然者，我軍一日在平津，彼即一日有「挑戰」之指責資料，然則關東軍司令部昨日之一段聲明，不啻爲變相的要求我軍撤退平津之通牒，所不可知者，彼究欲中國軍隊退到何處，方認爲非「挑戰」也。

夫日本軍不惜以宣言聲明，玩弄中國，欺矇世界，今日之事，實已無理可講，彼所有恃而無恐者，挾舉國一致與人拚命之眞力量耳。試觀平津如此岌岌，而全世界輿論寂然，此無他，形勢推演至此，惟有拿出眞力量，乃能與之講話，否則激之愈怒，益自召侮而已。吾人深知，各國官私各方，近來所爲沈默靜觀者，其內心之憤懣，精神之苦悶，殆有對日本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之勢，比較國際聯盟歷次會議之責難情形，尤爲嚴重。然而，吾人此際，更應自省：外交無可望，奮鬥在自己，彼以實來，我不能永遠以虛應。四月十九日吾人曾著『澈底犧牲』之論，謂：『吾人主張澈底犧牲，完全爲無條件的大家殉國，決不問時間上有勝利之日，亦不必希望

與日本同歸於盡，蓋中國之不能對抗現代式戰爭，乃係事實，初不因肯於徹底犧牲而可有何把握；對於日本崩潰，乃係理想，縱令彼邦不支，亦終在我方犧牲之後，故不必問誰得最後勝利，惟當竭其力以事犧牲。』今徹底犧牲之日至矣！不知政府當局，社會領袖，與一般國民，有何決心？吾人之意，以爲中國軍隊，過去現在皆無「挑戰」之事，故日軍苟非以中國之存在爲不可耐，則關東軍部昨日聲明，直不成立何種意義，彼欲戰則戰，欲停則停耳，何必借中國軍隊之存在爲侵略之粉飾？抑日軍果不願停止戰爭，則中國縱令屈辱亦不能免於『挑戰』的指責。是以我方實逼處此，始終僅有激底犧牲之一途，而大家果有『無條件的殉國』之决心，自能產生一種眞力量，以與日本永久相搏，則歷盡慘痛之犧牲，將來或可收否極泰來之結果，否則仍如從來支支節節空虛不實之犧牲，其所失當較澈底犧牲爲尤鉅，而其結局之終無補於國難也，敢爲斷言！時急矣，國人其速自决。

（錄天津大公報五月十六日）

◇　◇　◇　◇　◇　◇

不惜「焦土」抵抗！

截至昨日，我軍在沐血苦戰之下，全戰線皆已發生相當變化。北路之敵與我軍在石匣附近發生極劇烈之爭奪戰，我軍尙能扼守密雲。東路之敵，由灤河上游强渡，突破我遷安方面陣地，一路沿北寧線南下，已迫開平古冶，一路循平榆大道西進，直薄豐潤玉田。敵軍砲火步步逼近平津，平津形勢危迫，已成人人共知之事實。

日本前外相幣原氏嘗謂：「日本併吞滿洲，無異吞一炸彈，」世人許爲名言。吾人尋繹幣原之意，或指日本之併吞東三省終將激起列強聯合對日之世界戰爭，或指因此而引起中華民族對日之長時期的反抗戰爭，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爲止。循前義言之，吾人不反對中國能取得同盟國，然若依純粹的國際力量以制日，本身無所表見，則炸彈即能在日閥腹中炸裂，而中國本身亦將被炸斃，無能倖免。故從中國的立場言，此炸彈之爆炸性應依中國爲主力而使之爆炸，換言之，即對日厲行不屈不撓的民族革命戰爭是已。不幸自東北淪陷以後，中經淞滬榆熱諸戰役，政府皆未能傾注全力以從事。以是日閥得逐其蠶食鯨吞之謀，佔領東三省將近兩載，攻略熱河又已三月，吞一炸彈，又吞一炸彈，直如家常便飯，毫無惡劣反響。今日閥遂進而侵略冀察，迫攻平津矣。吾人不能保力戰之必不敗，不能保平津之必無危險，然而保障國土，必竭全力，義無反顧。當此日軍步步逼近平津，吾人若不能於其吞下時，使炸彈暴發，使敵焦頭爛額，則敵於吞下後，更將腦滿腸肥，行無所事。歷史的必然固依人的努力而實現，吾人今日除努力抗戰而外，更無他途可通。

日本現在外相內山，以焦土外交得名；吾人於此敢大聲疾呼，請求政府爲保持冀察，鞏衛平津而實行焦土抵抗。在此一前提之下，政府應即傾注全國兵力來援華北。蔣委員長應即放下地方綏靖工作，北上指揮。無論如何，對共之重要性，要自輕於抗日。當此艱危，吾人非謂任何領袖具有三頭六臂，定能挽回大局。然而政府爲實踐其抗日政策，則身負全國軍事全責之蔣委員長，固不應不親來赴難也。其次，社會各方面應認淸危機，合共同擔負責任。以平津兩市市民而言，此時實爲以身報國之最後機會，舍此不圖，則將陷身爲亡國奴矣。慌張逃避無效，虛言鎭靜無益。吾人敢公開主張將平津兩市老弱婦孺全部送入內地，其靑壯男女自十八歲以上五十

歲以下者，應抱定決心，與平津共存亡，無論流血前線或流汗後方，報國工作，每人皆應自動分擔一部分也。最後，一切反政府黨今日應有最後之覺悟，迅速放下自殺屠刀。今日之事，只應從正面去鞭策政府抗日，漢奸不必論，凡欲圖利用敵國外患，因利乘便，以達本身之政治目的者，其結果皆等於漢奸也。眞正之中國人，必相與共棄之矣！

（錄五月十五日北平世界日報）

◇　◇　◇　◇　◇

『死守平津』！

『死守平津』，這不止是我們對軍政當局的一種希望，這是今日平津方面，政府，軍人，和民衆應有的決心，應喊的口號。歐洲大戰時候，德軍迫近巴黎。法國集中軍隊在凡爾登。法國的口號是『他們不許過來』！法國的軍隊，法國的軍人政府，與人民都喊着『他們不許過來』！經過幾個月的戰爭，法軍死守凡爾登，最後法軍轉敗爲勝。『他們不許過來』，德國畢竟沒有過來！我們此日對付敵人，應效法當年法國人在凡爾登的精神。我們的口號，我們的決心，是『死守平津』！『死守平津』的意義，是軍人，官吏，人民寧死不放棄平津。

近一二月來，我們軍事上失敗了。然而我們的愛國精神並沒有失敗。喜峯口冷口古北口的戰事，我們都有光榮的歷史。然而我們希望那些往事，就在愛國精神的表演上，亦不是登峰造極。眞正壯烈的偉大的愛國精神的表演，要在平津抵抗的一幕。無論如何，我們要死守平津。

平津的戰事，有極大意義。平津抵抗的情形，是世界人對中國人人格的測驗。這裏，我們不是指抵抗的成敗勝負，是指抵抗的決心與精神。世界有什麽人沒有聽過北平天津這兩個名詞。平津的戰事，當然是世界所注目的。我們此日絕應借平津戰事。來表演中國人的人格。來向世界證實我們中國人愛國的精神。

因爲這個緣故，我們聽到北平街市上堆了沙袋，修了戰備，我們倒興奮歡欣起來了。我們認定這是當局堅決抵抗的一種表示。老實說，我們目前最憂鬱的是城下之盟的妥協。什麽日兵將止於唐山密雲，什麽使館中有日兵不進北平的報告，什麽黃郛委員長與日方已有諒解，這類傳說，别人認他是比較良好的消息，我們認他都是不祥的謠言。我們認定果有其事，今日果成立城下之盟，倒是中國的死路。我們不願中國失却這個表演人格，表演愛國精神的大好機會。降固可生存。偷生者未必眞能生存。不降是死。整個國家都敢死，都願死，都不怕死，未必眞死。經過死裏求生的奮鬥，民族與國家，絕不至於死。

我們願政府，軍人，與國民目前絕不必打别的主意，求旁的出路。此日惟有抱定『死守平津』的決心。在『死守平津』上我們以爲此日應赶緊進行這兩個準備：

第一，此日中國應仿效凡爾登故事，應厚集兵力於平津方面，以與敵人決一大規模的戰鬥。近日消息，已有援軍北來，協助抵抗。然在我們看來，這種零散的補充方式，終非妥善辦法。敵人進攻的軍隊，數量並不充足。所以能取勝的緣故，一則武器精良，一則以整攻零，個個擊破，隨意進攻。我方則損失一部，始補充一部，無通盤計畫，整個策略，所以着着失敗。今後極應改絃更張，集中軍隊軍械，以決一次大規模的勝負。冒是

凡爾登的計劃，這是我們應仿效的方式。

第二，政府對平津的人民，應立即加以組織編制，以爲『死守平津』的準備。我們一再說過，禦侮衛國，不單是軍隊的責任，是全國社會的責任。只有平津人民，協同合作，纔可取得抵抗的成功。倘在西洋國家，到了平津這種危局，人民自由出入逃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切行動，應受政府的指揮。此日平津，亦應如此。兒童婦女老弱殘廢，應離開平津的，政府一應設法代爲佈置。其他一切壯丁青年，都應分配工作，聽受調遣。城存俱存，城亡俱亡，如此方可表示我方愛國的精神，如此方能表演中國人的人格。事已到此，勝則俱存，敗則俱毀，只有這條出路。平心而論，平津一班人亦應該有這種民族教育。拿破崙攻俄，俄國退出的城池，均先自行摧毀，免資敵助。一九一五年德軍攻法，法人亦如此。凡不能堅守的城鎮，敵兵未到，即自先毀滅。中國人在對外戰爭上，猶作『保全地方』『留民生機』的妄想。這種顧惜，不啻爲盜資助。故在平津方面，先以死守爲原則，不幸失敗，亦應令其玉碎，勿留瓦全。這不止戰略上應如此，民族教育上亦應如此。

我們執筆到此，忽來北京電話，謂『前方軍事，漸趨和緩，各方對武藤談話極注意，平津治安已商有妥善辦法，決可無虞，大局將急轉直下，三五日內，將有新開展』。消息氣象如何，不能推測。所謂『妥善辦法』，是否爲『妥協』，所謂『急轉直下』，向何方向而轉，向何方向而下，所謂『新開展』，新成如何局面，都爲我們今後注意之點。無論如何，我們原則，絕不變更，犧牲整個國家生命，犧牲整個民族人格，以圖平津暫時偷安苟活，我們堅決反對。敵軍近在咫尺，局面新開展未揭開以前，『死守平津』，爲我們應存的決心，應喊的口號，絕對無疑。

（錄五月十六日天津益世報）

◇　◇　◇　◇　◇

川黔內戰有何面目？

在此華北軍情變化，平津局勢萬急之時，四川貴州內戰復起，吾人誠不知此曹軍人，有何面目再事內戰？夫日本一島國耳。六十年來，整軍經武，中日日俄，兩戰勝利，國勢日隆，胥賴軍人之力。前年九一八事變，一舉而囊括我之東三省以去，其地則兩倍日本國土也；今又益之以熱河，而日本衣食所需與軍用原料，如食糧羊毛棉鐵煤種種，皆可取給於滿蒙，其於國家，建功甚偉，宜乎軍人在國內能受國民之優禮。雖以武斷干政，不理於人口，然其事究爲公而非私，故迄不失爲羣衆信賴之中心。返觀中國則何如？軍隊之總數，逾三百萬，視世界任何國家爲多，全國財政收入，悉以養兵，猶有不足。一旦對外有事，聞風而潰者有之，稍抗即退者有之，甚者藉對外而作對內宣傳，號抗日而按兵不動。要之，人民在平時有養兵之義務，軍隊則無論平時戰時，有擾民之權利；若夫衛國禦侮之天職，則能盡其責者蓋絕無而僅有焉！以最近之事言，熱河天險，五日之間全部失陷，及至長城各線，居然有兩月之守；國人視之，已如奇蹟。是以慰軍之欵，來自各方，衣食住行，多賴民力。下至鞋襪之微，且向民間募化，其各處戰壕設備頗有伐盡樹木，徵及門窗者，要其材料人工，多出就地徵發，然結果有未嘗爲片刻之守即棄之如遺者，此種事實，寧不使民衆寒心？然此曹猶曾伏處戰溝，躬親戰鬥；其有同屬軍人，應赴國難者，乃竟

於外寇猛烈進攻之時，反以槍口內向，從事內戰，如四川貴州之近事，則尤堪痛心！

夫以四川之大，物產之富，具備歐洲一大強國之資格，苟能振作圖治，開發富源，簡練軍備，則以一省之力，即可担負對外作戰；乃不此之圖，日惟私鬬是務。合從連衡，載鬼一車，勝敗起伏，一邱之貉。驅市人而戰，以劣械爭強，以言對外，直不值現代式軍隊之一擊；顧乃蠻觸相爭，永年無已，財盡民窮，公私交困，結果惟有爲徐向前鄺繼勛輩造機會而已。自謀且爲不忠，更何足言爲國？而值此外患嚴重之日，猶事內戰，則更爲無恥之尤。縱令勝利，又有何榮？至於貴州貧瘠，根本不堪內戰，乃自周西成死後，毛王兩部，迭起爭訌，忽戰忽和，各勾外力；實則得失皆等雞肋，爭奪眞無意識，而在此平津垂危之際，傳來西南惡耗，尤令人有悲憤之感，吾人誠不知川黔軍人，自居何等也！

吾人以爲「知恥近乎勇」。兩三年來，國民以抵抗外侮之重責，託之軍人，乃事實所昭，矢志禦侮，生死以之者，固未嘗無人；而勇於對內，怯於對外者，實不在少。至於訓練之不精，指揮之不當，在對外抗爭之際，共不足語於「鬥力」之選者，更所在多有；若夫軍械之不如人，自無待論。夫對外既不足以言戰，則對內爭雄較長，夫豈愛國男兒所應爲？吾人竊願全國軍人，自今以後，深思日本軍人所以內受國民崇拜外受世界重視之理；以內戰爲恥，速改過自勵，勿復同胞相殘，如川黔軍人之所爲。而當立大志，下決心，改造士兵氣質，養成愛國精神，期於一新軍隊之形質，則國恥可雪，國難可救。此事觀於最近許多抗日官兵之奮戰，與歷次內戰經過之猛烈，敢信祗須官長努力，善於教練，改造心理，易私爲公，則新國軍之養成，決非難事，其關鍵惟在軍人知恥！此吾人所爲詰問川黔軍人，此時有何面目內戰？且更願永懸此問，大聲疾呼，使全國軍人，勿忘對外屈敗之辱，永矢兄弟鬩墻之戒；黃帝之靈，實憑式之！

（錄天津大公報五月十八日）

歷史考卷中的妙答

（冬）

歷史最複雜，學生極難記憶，考卷中答案，往往有前言不搭後語，牛頭不對馬嘴，下面是幾條絕妙的例子：

問：漢高祖與何人約法三章？

答：重光葵。

問：第一章是什麼？

答：第一章是民族篇……長城爲界……保境安民。

問：第二章是什麼？

答：第二章是民權篇……取締抗日團體，禁止抗日文字……

問：第三章是什麼？

答：第三章是民生篇……互惠關稅，仇貨傾銷，特捐，檢驗……

問：秦始皇爲什麼焚書？

答：因爲書中有反動宣傳。

問：秦始皇焚的是什麼書？

答：共產主義的書。

問：何謂二十一條？

答：因爲想保持自己地盤，做皇帝，所以日本的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完全應允，二十一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意思。（時事新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得厲樊榭手書宋詩紀事初稿喜作

疑盦

南湖老詞仙近代一尊宿今宵驚且喜遺筆忽照目
十卷宋人詩細楷淦行幅想見夜燈青瘦影手甄錄
搜岩兼網海時復耀珠玉麗然記事編草創引初轂
書亦如其人幽姿不諧俗端凝絕無苟造次景莊肅
譚翁昔得之題眉詑其福（卷首有譚復堂題字）靈隱志稾亡茲
書世間獨千秋交蘆庵蘋藻駐芳馥西泠吾昨過山
气飲新沐恰携湖上篇展向舲窗讀交君固已久好
語略能熟海隅偶一憩光怪寵行篋豈眞神明通弋
此響報速玩索至忘眠摩撫不忍觸即當載歸山伴
我娛野服譁以都梁香供以寒瓶菊圈勘意尤精且
待再三復

題湯貞愍公園居小照

放園

棄官居白門名園容棲止門對六朝山池引建業水
當階雙梧桐蒼翠映窗几坐眺神自怡竹石亦清美
功名覷浮雲豈嗟肉生髀却憑橫槊才來據詞壇壘
談笑遜名流閒情寄綠綺園隱逾廿年警燧連千里
忠孝出家傳在野彌惜死曼讀絕命辭歎息良未已
再拜展遺容清風生故紙

癸酉北海畫舫齋禊集得序字

釋堪

臥疾高樓誰與語喁晰鬱姬相爾汝寇深病久我奈
何玉石眞愁同一炬何人何山寄半壁撞壞家居事
行旅可憐江左曬偏安蝸角冥爭問吾園金甌萬里
弁髦棄寶鼎搜殘到石鼓其亡寧獨北民悲次第釜
魚日刀俎不祥至此那可祓酸淚臨流成禊序豈殊
小海唱朱酡無暇西涯思舊侶餘寒猶勁春分雪禁
柳官眺色回沮當前風物足淒清異日哀歌動禾黍

舊京示學圃用滃南清明均　什公

厭聽津沽潮汐聲一旬兩度踏春明未妨濁酒三分醉已賺芳郊幾日晴小圃重尋餘倦蝶襯花無語媚羣鶯王城舊是萬人海誰信閒身嬾似僧

萃錦園海棠得深字　太玄

帝京景物不堪尋偶過梁園春正深經雨繁花成碎錦接天喬木更輕陰百年薇芾思周德一士婆娑動越吟莫恠少陵無好思王孫且復保千金

讀蔚如癸酉上巳禊集近作意有所觸詩成郤寄　子威

君是能歌小海人河山舉目易傷神思歸欲上初明表障面防汙庾亮塵舊巷烏衣春已老勝遊燕市迹都陳月泉社事銷沈久同爲躭吟惜此身

子威自金陵來詩見懷依均奉答　蔚如

拂水詞宗有瞥人六朝花柳暢精神麻姑幾見桑成海樵叟頻輸玉碾塵便欲逃時忘魏晉偶然並作擬徐陳亦思歸去依宗武尚爲鶯花滯此身

自証果寺至浮山酥醪觀輿中口占四首　頴人

爲訪賓公寺籃輿緩緩行肉身成佛果梵刹即村名兀兀搖殘夢荒荒起市聲欖溪迎路水不礙出山清

地漸浮山近煙巒不計層畬田豐積穀溪彴繫修藤靈卉仙人掌深簷道上鶯禽聲如送喜何處覓雕陵

莽莽山圍裏盤旋路欲窮亂篁妨鳥道矮舍隱牛宮嶺禿愁無樹崖陰喜借風一層須更上辛苦日方中

卅里崎嶇徑時時見道流循溪宜水碓得路指丹邱野燒痕仍在雲濤瀉未休不愁行客誤蝴蝶導前頭

再到龍珠寺訪遠塵上人不遇　纕蘅

慚媿多聞佛所訶等閒流轉意云何再來依舊青山好祗覺沾襟淚雨多

揚州慢　穰春老矣別遊時號倚醉行吟百端交集次白石均以寫幽懷不僅司馬青衫之感也　子愚

么鳳收香亂鶯嘑夢好春已近歸程費東風氣力賸一片濃青算飄泊揚州小杜江湖載酒羞更譚兵怕芙蓉城郭今年應喚燕城　戀巢勸羽聽弓弦猶自虛驚便苛樂奩開櫻桃帳暖難慰傷情二十四番催過滬誰拜冷夜鵑聲忩家山都破瓊花何事還生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注一)于駟興序、前黑龍江將軍荊州恩壯敏公、於光緒二十一年自吉移江、駟興實贊軍幕、適吉林通志甫成書、東三省獨黑龍江無專志、是時北京會典館馳檄各省、督修會典輿圖、江圖總纂爲武進屠主事寄、壯敏因約俟會典輿圖成、即改輿圖局爲通志局、聘屠主事總纂通志、迨輿圖於二十五年修成、壯敏公遽以是冬薨、璦琿壽公繼之、次年拳匪亂作、俄軍壓境、壽公殉節、屠君與駟興亦先後去江矣、(案光緒三十四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設東三省通志局、國淦在黑龍江幕、任黑龍江編纂、曾葺黑龍江志略、分期登宣統三年第一期至第□期黑龍江公報、) 民國初年、山陰朱將軍慶瀾巡按是邦、乃開局於城西之藏書樓、一時如萬縣史太守錫永、崇仁黃太守維翰、夔門張太守朝墉、皆分任纂修、未及二年因事輟業、張君曾手交輯成之稿十五巨冊於局中、後亦不知所在、民六以後、海城鮑督軍貴卿、 黑山孫督軍烈臣、先後兼長民政、江甯鄭君謙與駟興相繼任省政廳、鄭君先聘浙江連孝廉澂纂修未就、 駟興商請以杭城金太史梁開局於舊都、未幾歷城吳督軍俊陞蒞江、駟興忝攝省政、不謂連年軍興、修書之費、往往愆期、金君遽將編輯未竟之稿、(案即黑龍江通志長編一百五十冊、題曰黑龍江備志、)繳還省署、雖以桐城張孝廉延厚補金君之所未竟者、因循數年、亦未卒業、 農安萬君福麟督江、迺屬銅山張君伯英分類編輯。

龍江縣

龍江縣志

案光緒三十一年設黑水廳、三十四年改龍江府、民國二年改縣、

景星縣

景星縣志

案民國四年以龍江地景星設治局設景星縣、

呼蘭縣

呼蘭府志十二卷

宣統二年知府黃維翰編、有民國二年徐世昌四年朱慶瀾序、又黃維翰例言、 黃維翰崇仁進士、 光緒三十四年任、

卷一地理略、(疆域、山嶽、河川、城池、鄉屯、氣候、古蹟、)卷二政治略、(行政、司法、警察、自治、)卷三財賦略、(土貢、田賦、稅捐、鹽政、倉儲、錢幣、)卷四交通略、(鐵路、船舶、郵遞、電政、電報、電話、)卷五外交略、(松花江行船條約、東清鐵路、呼蘭河伐木案、教堂、雜案彙錄、交涉條件劄記、)卷六祠祀略、(大祀、中祀、羣祀、雜祀、) 卷七學務略、(學宮、家塾、學堂、勸學所、考試、)卷八武事略、(旗營、水師、捕盜隊、防營、客軍、營房、圍場、兵事、雜錄、)卷九人物略、(種族、戶口、官業、忠義、孝友、列女、)卷十禮俗略、(婚禮、喪禮、祭禮、慶賀、弔奠、祈禳、風俗習慣、)卷十

遼寧瀏芬天春

案光緒三十年移呼蘭廳治呼蘭城、升府、無附郭縣、領州一巴彥、縣二蘭西木蘭、民國二年改縣、

又黃維翰例言、此書編輯、始於光緒三十四年、迄宣統二年脫稿後、雖半散失、壬子以後、復搜叢稿補成之、視原稿約損十之三四、是志迄宣統二年止、民國四年刊、故仍標宣統二年、

一物產略、(植物、動物、礦物、工業品、商業品、)卷十二藝文略、

呼蘭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

縣長廖飛鵬修、商城柯寅纂、有民國十九年廖飛鵬序、又伊通劉廷選前知事王玉科邑人高玉堂序、廖飛鵬河南商城人、民國十八年任、

總目、卷首序、凡例、纂修職員姓氏錄、圖、呼蘭縣大事年表、卷一地理志、(名稱、疆域、面積、沿革、山川、氣候、並經緯度表、雨量表、濕量表、種族、區畫、城池、市鎮、衙署、局所、村屯、公園、祠廟、古蹟、)卷二職官志、(歷代職官沿革、現代職官組織、歷代名宦政略、)卷三司法志、(司法沿革、地方法院、監獄、律師公會、)卷四民治志、(戶口、警察、選舉、自治、自衛、社倉、)卷五財政志、(財政機關、國家歲入表、地方歲入表、國家歲出表、地方歲出表、公債、鹽政、錢法、附金融機關表、)卷六武備

雲陽涂氏

志、（旗營、防營、駐軍、鎮署、憲兵、兵事、）卷七外交志、（地方交涉案件彙錄、）卷八交通志、（鐵路、陸路、汽車路、航運、津梁、電報、電話、）卷九教育志、（教育機關、附舊制學官、學校、學產、畢業學員、附報社、）卷十實業志、（實業機關和其團體、農業、工業、商業、漁業、）卷十一禮俗志、（禮制、婚禮、喪禮、祭禮、相見禮、習俗、衣食住行、婚嫁、交際、集會、祈禳、嗜好、歲時、）卷十二宗教志、（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卷十三慈善志、（慈善會、義倉、粥場、義學、義渡、義塋、呼蘭縣近代慈善家姓名表、附錄、）卷十四物產志、（植物、農產、林產、動物、家畜、野生、水產、礦物、）卷十五人物志、（仕賢、忠義、孝友、列女、）卷十六藝文志、（奏摺、告示、書、議、記、序、說、疏、詩、）

凌霄一士隨筆

世傳李文田精命相之學，所言輒驗，諸家記載，蓋屢見之。其實凡是之屬，大氐偶驗則譁傳其神，或更故神其說，附會而張大之，不驗則人罕措意；於是乃若無一不驗，而命相之學詢信而有徵矣。此流俗之蔽也。文田嘗爲李慈銘推星命。慈銘同治乙丑四月三十日日記云：『得芍農書爲予推星命，言其格爲「日月夾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謂「大格」者，當主奇貴。又謂：「逆格者多有磊坷不平之氣，以術料之，恐以氣節賈禍。他日到崇高時，深宜戒愼！」云云。前說非所敢當，後說自爲近理耳。』其後全不驗。慈銘仕途終於五品，固未能當「奇貴」「崇高」之說，雖以御史在言路，亦未「以氣節賈禍」也。又，文廷式「聞塵偶記」云：『若農侍郎術數之學，頗多奇驗，余別記之。惟其任順天學政時，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試畢，余與黃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於浙江館。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峯御史維峻，不出百日必有風波。」余曰：「大約以言事革職耳。」侍郎曰：「尙不止此。」乃冬間而安侍御以忤旨譴戍，如侍郎言。蓋試八旗時，安爲監試，侍郎相之特詳審也。又，壬辰春間，志伯愚詹事銳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謂必得，而侍郎以相法決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說。惟相余則屢易其說，而皆不驗，此不可解者也。』則言其有驗有不驗，其非悉驗可知耳。

又，慈銘光緒戊寅十月十八日日記云：『午後偕仲弢詣禔盦不値，即至流黎廠呂祖閣，從瞽者張姓按太素脈。其法，按左右手之脈及十指，

更詢生辰八字，以决休咎，實則一算命之庸劣者，借按脈以欺人耳。余素不信星命卜相之說，以此盲者之名頗著，友人多傳其奇中，故聊試之。及坐定而詢祿命，始啞然失笑，蓋得名都下者大率如此矣。然其謂余科名止於舉人，官位止於郎中，一生困頓，今年尤多橫逆，則此瞽之名亦不虛矣。仲彝言其卦卜頗諗，余因卜席姬妊身事而出。」庚辰，慈銘成進士，距此僅年餘耳，後更由郎中而御史矣。

翁同龢戊戌罷官後，遊石鐘山，遇一老僧，言甚奇誕，以故作怪語者。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同龢日記云：『晨起，呼小舟截流而東，遊石鐘山，過楊泗廟。廟極小，在山麓。僧八十八矣，坐石共語，有奇趣，自言厭見時事也。……記老僧語。一見，呼余「老太爺」。問係湘人，「曾從軍乎？」曰：「脚踢湖南省，拳打廣西城！」又曰：「此庵彭公（按謂彭玉麟也。）來後無人來，爾來，吾以爲彭公即爾，爾即彭公矣。」又曰：「爾年三四歲耳。」余訶之，則曰：「不過六歲餘耳。」又曰：「爾欲閑，恐天不放閑。爾名利中人也。」余曰：「我在名利外。」一笑而起。予一銀餅，再拜曰：「菩薩錢。」』使同龢後果再起，「天不放閑」之語，不亦將見謂爲「奇中」乎？

文田官京朝，志節可傳，遠過世所侈談之命相學也。慈銘同治甲戌七月三十日日記云：『晚詣若農師久談。（按文田庚午典試浙江，慈銘爲所得士，蓋先朋友而後師生者。）夜飯後出示其六月初七日所上請停園工封事，約三千餘言。以近日彗星見戌亥之交爲天象示警。（按引天象以警君上，久爲臣工建言之常，不必好言星命術數之文田爲然。）其前列：「今有三大害：一民窮已極，二伏莽徧天下，三國家要害盡爲西夷盤踞。」中言：「焚圓明園之巴夏里等，其人尙存。昔既焚之而不懼，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爲？常人之家，或被盜刦，猶必固其門牆，愼其筦鑰，未有更出其財物以誇富於盜賊之前者。」後言：「此

皆內務府諸臣及左右宵人熒惑聖聽，導皇上以朘削窮民，爲其自利之計。大學言：聚斂之臣不如盜臣。又言：小人爲國家，菑害並至。說者謂：菑者天災，害者人害。今天象已見，人事將興。彼內務府諸人豈知顧天下大局？借皇上之威，肆行朘削，以固其寵而益其富，其自爲計則得矣。皇上亦思所剝克者固皇上之民，所敗壞者固皇上之天下，於皇上何益哉？使自來爲人君者日朘削其民而無他患，則唐宋元明將至今存，大清又何以有天下乎？」又言：「皇上亦知圓明園之所以興乎？其時高宗西北拓地數萬里，俄羅斯英吉利日本諸國，皆遠震天威，屈服隱匿；又物力豐盛，府庫山積，所有園工悉取之內帑而民不知：故天下皆樂園之成。今俄羅斯諸夷出沒何地乎？國帑所積何在乎？百姓皆樂赴園工乎？聖明在上，此皆不待思而決者矣！」云云。深論危言，詳盡痛切，古今之名奏議也。聞上閱竟不置一語，蓋聖心亦頗感動。外間傳上震怒裂疏擲地者，妄言也。若農師去年江西任滿時，以太夫人年已七十有七，常有小疾，已欲乞養歸，因聞朝廷議修園籞，江西僻陋，邸報罕至，巡撫劉坤一又秘廷寄不肯告人，師乃入京復命。先以東南事之可危，李光昭之姦猥無行，告尚書寶鋆，責其不能匡救。寶曰：「君居南齋，亦可言也，何必責軍機？」李曰：「此來正爲此耳，無勞相勉！」遂不歡而散。上疏以後，絕不告所知。有往詢者，則曰：「已焚稾矣。」見之者惟逸山與予等一二人耳。迹其所爲，可謂今之古人！』『聞塵偶記』云：『李若農侍郎文田，學問賅洽，晚節尤特立不苟。將死語不及私，惟諄諄以朝局爲慮。見汪長二侍郎被黜，時病已篤矣，猶喘息言曰：「吾病死不足惜，但某相國與某官者，朝夕聚集，密謀欲翻朝局，吾親家某侍郎亦與其謀，可若何！」不遯日卒；故輓聯以「戚公淚盡，蔓叔心孤」擬之，皆所謂知其深者也。』（按汪長被黜事，可與本年本報十期十二期「隨筆」所述者合看。）均見文田

志節之過人。同龢與文田爲稔交，其光緒乙未十月二十一日記云：『聞李若農於昨夕戌刻長逝，爲之哽塞。』二十二日云：『若農卹典尙厚，子賞員外分部行走。』二十三日云：『哭李若農，爲之摧絕。若農身後蕭條，差囊盡買書矣。其子淵碩，年十五，號踊如成人，可憐，可憐！』文田官終侍郎，無謚。近人有以「文誠」稱之者，則清退位後所補謚也。

佞佛者

黎錦明

一

纖殊坐在長臂籐椅裏，但生站在她旁邊。

院裏很沈寂。壁鐘擺動。

「你說。說一個肯定的字。」

但生發現自己的手放纖殊的手旁了；他還沒有膽量去觸她的忤意。纖殊將尾烟——一種女人所用的饞嘴紙烟——往痰盂裏擲了，說：

「我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肯定不肯定。」

「你太任性——我聽你這種答覆不止十次了。」

「——因為你問的也不外乎這話。」

但生是一個斯文人；他為忌憚社會批評，在女人面前不敢鬆意。他在她對方的籐椅上端坐了，苦悶着。

她自尊的，無所用意的，去撫弄她帶在腕上的飾物。

「這就是你那個叫什麼的朋友送的嗎？」

「我自己的。我不願意受任何人送的禮物。」

「我也不能？」

「一樣。你有什麼特別！」

纖殊站起，走到窗前面去撫弄着話匣；她要示一種回避，幾乎是厭膩。

「纖殊！」

「有什麼事，說罷。」

「你不用意志太薄弱了。」

警告什麼似的，但生悻悻的走了。留下一串嚴重，決絕的腳步。

纖殊留在窗前。她將那預備着的唱片仍放下來，枯寂的，緩步的回到她的原座。她將兩手罩着面部，彷彿要從幻念中找一些安慰。

她幻念着各種跳舞術；幻念着那享盛名的戲曲表演家，唱歌家的衣飾，聲調；某一個電影名星死了，或者結婚；某一家公司的貨色是新的，值得去留意。……

她的身體是衰弱的；而男人們卻無一不稱羨她的「曲線美」。她已有整四年不曾聞過那些在學校裏所無時不撫摩的書本了，除閒那載着各項時髦的照片，有刺戟性的新聞記事的畫報。很多的青年男子們陪伴她；而她認他們都是「俗物」。她又發現男子們將金錢消耗在她所願望的享樂生活是「愛表示」的真理，又覺得汽車的遊行增加了她國家來時無限的憂鬱。沒有一張好的電影片；時髦小說上一些翻來轉去的三角關係。

眺望着面前的風景掛片，她又幻想到遊歷。她打算有一個時期可到法國去一趟。但她又擺不脫這些比遊歷更有意味的「汽車生活」。

但生終于又走回來了：進門時，他聲明是我一份報。

她凝注着他那虛套的，沒有絲毫敏捷意味的舉動。

「還見沒有報！」她說。

這中年男子在室中走，搓着兩手，好似對她又有所表示。他問她今年出門去不。

「沒有定准，」她漫聲應。

「不然我可以陪你去走走——」

「你——」纖殊抬起那雙張大的眼，含着一種輕蔑的意味答了，「……」

但生彷彿知道她的下文是怎樣的；他表示著——一個沒有一點閒工夫的人，也應當陪着她到公衆插足的地方去走走的。他說這一晌公司裏太忙了，一個月增加了七倍以上的利益收入。他若不爲的這事，恐怕難于將這一點點閒暇移到這榛兒街第八號公館來的。在情面上，橄殊却了他的邀請，是使人不能忍恔的。

女少主人意味著他的這一串話。自然，一個男人所示給他的好意，莫過于此了。

二

第二次觀劇回來後，但生在這前任司長家裏，對着少女主人又將那請求暗示出來了。

自然，但生覺得他是必歸勝利的。她的父親，無疑的，已同意這富有機智，主管着一個大事業的男子的心願了。他看不出橄殊對他有何種堅決的表示。這也許是女人加在她所屬意的男人身上的一種技術罷，不僅止物質，橄殊彷彿還需要着旁的事物——一點帶精神意味的事物。她在但生身上找不着；她以爲他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豈在谷慮筆下的一種機械的型類。

她要尋求比但生更完全的男人。

仍舊那麼一種昂然的形態，架着膝，含着雪茄——在那長靠椅上坐了；幾乎是果斷的，激進的，他把話提出來——

『橄殊，橄殊——意志比較堅決一點——一切光明都在前面了。』

少女主人只是煩悶着。她說：——

『爲什麼要信服你才能有光明哩？』

『並不是這麼講的。自然——你的朋友比我好的有的是；可是我就一千倍不如他們，總有一着要超過他們的。』

因爲對方的謙遜，她是着笑意。然而但生在社會上對她的表現總是缺少的。女人有時很能同意公共的意見，對於一個强有力的闖入者同樣抱着反感的。她也相信但生有『信託』力的——但碍于時間上的不允許。

『但先生，』她帶嘲諷的說。『你不能把我從朋友，親族，許多熟人中間給提了去。你得要他們承認才對！』

『那有什麼不行……』但生思慮了一會說。『可是你得認爲我是替社會服務的一份子。我比不上你的那些花花大少似的朋友。他們可以時時刻刻守候你。』

『這未免就是你的困難……』

她說時看着窗外。院裏仍然是靜寂。正廳裏家人們賭博着，留下一起一落語聲。

一會，她說：

『如果你能和我一樣的交際，那好了。』

但生搖頭，又點着頭，使勁的吸烟。他想象在那些事務時間裏，怎樣去找他應有的閒暇。

『如果，』他問道，『我完全不能應許你這請求，或者只能應許一小部份的時候哩？那麼我就斷定的是一個失敗者了嗎？』

『那倒不然。』

『奇怪——』

但生不會想到一個女人有這麼曲折的詭辯術。他的知識從沒有消磨在這問題上，以至困惑，不斷的思慮了。他一意防範他一面前的人失了去，以致增加了對方的輕蔑和憤懣。

『十年以後，』橄殊用一種隱喩了，『我想……也許有一點可能性。』

『呵——十年。一切青春都沒有了。人生無意味的時候開始啦。』

這少女主人聳動著肩胛。她似乎在想：『你還有青春嗎——不妨看看自己吧…』

但生，依着慣例，在趕不得決定時，只是搖

盡。他提出許多命題來…這些命題是不能排解他目前的艱難的。他很願意女人們能時時不在他身邊，然而又顧忌這失去的一刻所生的危險。他希望有一個能契合他的公式的伴侶——這希望都完全失落在她的矛盾的表示裏面。他對橄殊提出一個議案似的請求——因為男人們所求女人的不是她的自由，卻是她對于他的貞潔。

橄殊幾乎是沈鬱而狡詐的笑着。

『我久許你一切自由，』他坦白的說。『可是這一點點恩惠你應當留給我，我是為著你，才盡心我的事業。事業是虛譽，能配合這榮譽的也只有她的貞潔。…

『橄殊……就這麼好了。我送你一隻紀念戒指。在三年兩年後，你找不着你的理想的人物時，我願意盡你所需的職份。但是你得留意你那些理想人物……你得……相信理想有時只是騙人的。在你不願意脫離交社生活以前，我應當盡份忠告的義務。……

『就這麼好了——橄殊。在你的身邊，我願意做一個漠不相關，毫無能耐的人。我任你跳舞，和朋友們上戲院，到社交場露面。你能自由，我也可以得以暫時勉力事務。……

『好罷——一星期我來看你一次；我替你送一座房屋，等到你需要我時……你來住好了。……』

三

狂發般的樂觀思想在橄殊腦中熾着了。這正是她所希望的，青春，歡快，虛榮與享樂。她又得了保障，在一切幻滅之後，不至受命運的播弄。她用不著花費許多心思放在包圍她的男人們身上了。從今以後，她可以把他們看做更年青，幼稚的孩子。

他的友輩中也有企業家，貴族，少年軍人，戲劇表演者，詩人。在電話中所得來的無數請求中，她簡直成為一個調侃職司似的長官似的，把它們排成星期一，二，三以至禮拜為約會的次序。禮拜的約會過多了，她還可以把那些名不副實似的邀請者拖延下去。

兩個女僕管理着她的衣飾。照例是夜半回來，午時醒睡，下午兩時用餐。在醒睡和用餐之間，潔白的天花板承在她的頂上，耳旁聆着嘰喳的瓦雀聲，回憶連續呈現著各種不同的印象。她在裏面找出那切合她的幻夢的人……

自然，詩人是太狂放了……只是一張有神的唱片。他沒有節制，一切都是空虛的，不切公共的意旨。她曾看到他那些追懷女性的詩——是笑，是哭，說不出究竟。戲曲表演家太做作了，令人憎惡。他說的話好像都是從少奶奶的扇子裏摘下來的，不切題，誇誕。……少年軍人只是武斷。好像除開外表，他所加于女人的只是一點輕蔑和無理的，直率的舉動。企業家和一切大腹商人一樣，長于留意別人在做東西時拿出皮夾來會鈔時的一剎那。……

她有些繫念那少年的貴族。他是那麼精緻，在談話中能飾去一切壞的意見，提出那詼諧的，動人的句語。他似乎無時不能看到女人的心理。在他的議會中，他用一種疎慢的態度替她服侍一切，替她倒最後一杯的碰杯酒；他用一種魔術似的技巧和她跳舞，用那深情的，玄秘的眼色窺探她的心願。

『真不容易有這樣的人，』她幻念到那最濃厚的部份時，自語着。『多麼顯得年青！其實也並不很年青……』

橄殊變得更沈鬱，更不安定了。她費去更長的時間在她的衣飾打扮上；她着意的把她的一切增加些與那貴族有同等魔力的特點。……她的眼

吾身上一層炭素了;衣服縮得更緊,使她的特點同時不在照片裏失去光彩。她的語聲帶着顫動;而在周圍的許多人中,卻無時不掩飾她的這神秘的表現。

她每天接着電話,去發現耳機裏的聲音是不是那貴族的。每每因爲來電是旁的女人而露着恚忿時,她甚至把一切請求都疎怠了。

兩三星期後,她起着一種防範心理,對於向她會立下契約的但生感着一種恐怖。她無時不防範他;甚至,在家人,女僕面前,都極力掩蔽她的出外的用意。

她希望那貴族——有一處很適合於她的約會處所。

『嘿嚕,好麼?……』她靜心聆着那帶變態意味,愉快而含有媚力的聲音。

『好,什麼事?』她用同樣聲答。

『我在公園等你。』

『不來!』

『Why?』

『我不到公園去。』

『跳舞?』

『不能。』

『××飯店的跳舞場不好嗎?』

『我想想罷……』

『一定。』

『好罷……』

那貴族的行動似乎並不含有好意,也不見惡意;但橄殊已由他播弄一切了。當她倚在他的臂間,在大衆視線下和音樂鼓動的五分鐘間,她沒有意識到自己。似乎被一種命運所約束了。她對他表示不出什麼意欲,願望,有時她沈鬱的眼色中露出一點光燄,但自制心理,又使她的頭無端垂下。

在她漸近的觀察中,覺得這少年忽略了許多很玄秘的機智。她允許了他——自然時常在歸途的車上——許多熱情的親吻。但這在他,只是一種効勤而已。

幾星期不斷的來往,她是躊躇,苦悶,得不到究竟。她甚至覺得這貴族的表現似乎過于平庸冷淡了。她發現他的是無盡的揮霍的炫耀;一切在象徵着一個男性的豪邁而已。

一天,他在跳舞場回頭的汽車上,對她說:

——

『你能允許我時常到你家裏來嗎?』

她有些惶悚。她執意要拒絕這請求,但他所施在她身上的恩惠過大了。

『行,』她終于這樣說。『不過我每天有事。』

『我用電話通知你。』

『如果我不能應允你?』

『爲什麼不能?』

『我剛纔說的——有事。』

『不在乎,那天可以來就來!』

這貴族的表現——顯然的成爲一種步驟了。她記得在談話中,她時常問到她的父親,以及父親的過去的職位……這似乎是太困難了!橄殊回到家來,開始在一種煩亂,更竟的苦悶裏騷著她的情緒。

她覺得男子們的願望過大了。單說這少年人——他還不自覺他所給與女人的並不是一種有規律的事!他不過一個通常的,可供玩賞的情侶而已。

連着兩三天接到一些神秘的信和電話,以致把她過去的心願完全改變。他痛切的感到這男子的可憚可憎的部份。

四

不出門的三天後,她接到一個私邸差使送來

昀信和用紙匣盛的一串珠項練。

她先是驚奇，繼而開始了悲傷著。那信所給她的刺激過甚了——沒有別的，只是懇求著。他需要她的愛情，請求著婚姻。

一切決斷力都失卻了。她不知道他的前面是幸福還是險惡。她消瘦了；每天望著鏡裏那蒼白的面，悲傷著。

她的父親發覺她近來的變態了；只是恚忿的斥責。他禁止她走到電話機面前來；拒絕了外間所有給與她的招請和慰問。自然，一個女兒的不幸，——如其是從社會得來的，家庭便不能不排解了。

那少年貴族的音信斷絕了。她的悲傷也漸斂止；然而一種灰黯的光彩包圍她了。

一天夜晚，袁但生完了事務到這棒兒街八號來。他滿眼笑容，面放紅榮，提了兩包時新的禮物饋送她。

『橄殊，時候到了，我們結婚罷。』

訪問者朗聲的喊，將禮物一件件在桌上陳列着。

她將那些上等衣料，手錶，皮鞋，看了一眼。

『怎麼——這樣不快活？…我發財了！你還不向我道道喜嗎？』

一點新奇的感覺在她眼前活動著。

『兩個月來我在公債上——單說公債都佔了三萬塊！這消息還要不痛快麼？』

他坐下來，用一種慈善家的眼光看著面前那壓抑著苦悶的少女主人。她是一個充滿經驗，從情場裏脫身出來的 。他起先以為她被情人委棄——，後來才知道她父親為了他，截斬了那少年求婚者。

『算了罷，算了罷，』但生安慰着說。『年輕的後生花幾個錢，花了就算了。要跟她，靠得住嗎？……我早知道你有這一腳的。……唉，只怪我年紀比你大……不然——我何至遭你……』

他靠近她，替她將那十六個金鎊從倫敦買來的手錶帶上。她將她的腕縮曲了，當他的唇預備湊近去的時候。袁但生並不在意；原復在對方坐了。

『橄殊，痛快一點，』這得意的男人仍然是喊。『……我早知道你是要承認我的契約的！不到三月……是罷，不到三月你就上了小當了！再過三年，是免不了嘗些更不堪的苦頭哩。何必！』

我現在替你買了房子，全幅紫檀木器——還有康熙年間的翠屏也給我搜來啦。這還不算古董麼？……七百多兩銀子……

『我等候你去。你父親那裏不用提……唉，他早屬意我啦。袁但生……不致于巴結不上您的門罷？……』

橄殊不能不把這婚事應允下來。她不時的憂傷，體念着那過于忠實了的少年情人。她試探的寄了一封信去，——音信斷絕了。無疑的是因為失望，離開這地方了。

一月後，他們結了婚。他們住在一所半新的洋樓裏，——沉悶的，單調的生活開始了。

袁但生除開和藹，生活有規律外，他沒有一點風雅和愉快在家庭裏留下來。他有一幫陳舊得不堪的家人，幽古的家道。先是曲意對於這新艷的美人逢迎着，繼而對於她應有愉樂推託。以至漸漸剋扣她的生活費用了。……她在家裏沒有一件合得脾胃的事和伴侶。沉悶的坐着，談着，又沉悶的起來，睡——她發現自已成為一個男子所玩弄的木偶。

五

六年很快的過去。這名傳一時的女人這般隱

匿下去了。始終因爲袁但生的和藹，容忍，不會引動她的叛逆思想。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老僕遞進一張名刺，是我『橄女士』的。上面的字是高蘢村。

『這人我怎麼認識呢？……』橄殊詑異著。

『也許是公司裏來的人罷……』

僕人承了意，將客導進客廳來。

進來的是一個高大，面色蒼老，衣服襤褸的中年人……那仍不失爲有英俊意味的眉目間，使她斗然憶起從前那失去的幻影，——那豪爽的貴族少年。她癡呆了；不知怎樣發言。

『很好，袁太太，』這客人用一種下流王孫般的口調，將右掌放在胸前，仿着猶太敎徒禮神般的姿態鞠躬着。

橄殊退了兩步。

客人毫沒有注意在私人邸宅所應有的節儀，只那般任意的——帽子托着，往桌心擲了；而且不斷的抽着自己的烟。他在她面前坐下；露出一點憨笑。

『袁太太，你不認識在下了嗎？』

『不認識——』橄殊吞吐著。

『就是幾年前——陪你跳舞，吃大餐，成天的坐汽車兜風的那人。』

『我眞不記得了，』她的聲音沈著，決絕。

『從前叫高一帆，現在叫高蘢村。』

『你幹什麼事來的？』

高蘢村謙虛的笑著。

『早一晌在大夏公司當伙計——小勾當，現在又解差了。』

『那怎麼辦？』女主人露出一些眞情來。

『有什麼辦法……各處走走，碰碰機會……』

客人說時帶著驚鷙似的笑。

橄殊忽然憶起年前那豪華的印象；她把面孔藏了——在緊握的兩手裏。她忍抑著她的淚，一會，抬起臉來說：『你的家呢？』

『我的家…哼…』來客似乎毫不在意的，喃喃的應。『…過在南洋…回去不得…』

『你不回家在這幹什麼呢？』

『自然——我來找你。不妨事罷？』

『我能幫你的忙嗎——一個女人？』

客人將烟尾丟了，使勁的用脚踐著。他的兩眼吐出一些光燄來，青脈在額旁突露。

『你還不能幫忙？你記得我最後送給你的那副珠圈麼？……一千五百多塊！還在麼？——袁太太。』

橄殊是一個誠實的女人，然而這驚嚇給她怔住了。這餽送是的確；當她去年因爲和鄰人賭博償債，不得不將這珠圈典質在金店時，她所得最廉的價格都是三百元。但這光榮已經消失了。她對著過去的失敗的人，只是痛惜，恐怖，無情的搖頭否認着。她喃喃的說：——

『…我不能承認…你那件寶貝，我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扔掉了…你不能再提到這事…東西既然送給我了…還能抵賴麼…』

客人忿怒著，堅握著兩手。他似乎在尋她對付她的方法。當發現他有迫逼她的形態時，她忡悸的喊著。兩個家人同時走進來了。

『什麼事，什麼事？……』

『你請這位先生出去……』

女主人舉著顫動的手，直指著。

高蘢村是一個任性的人；他幾乎要跳起來，但終于和順的站起，提著帽，冷笑著出門走了。

兩個家人張著那獰厲的臉送著。

不知在那天早上——光同馬路的轉角處，發現一具被汽車碾傷的人，抬進醫院後不到一月，無言的死了。

微殊的生命日漸的淡薄。她起了一種癡呆症；似乎失去一切感覺，一切動作能力。她對于家庭的職務完全懈怠了；飲食，衣服的生活程序也忽略了。

裘但生留意到她的這變態。他盡了丈夫的責任——延了許多醫生來診斷。心臟病，腦病，神經麻木……臆測是種種的陳列了，然而藥方反而將病人的症候加强起來。

醫生是儘換着。結果，由不對症的藥所引起的病象被醫愈了，然而那癡呆症仍然殘留着。

半年後，她受了家人的勸，開始佞佛。

又半年後，裘但生將妾娶了過來，纔于女主人增加了一點喜悅。……

微殊的生命儘在延長着。她離不了佛座；濃香充滿了她的臥室，雖然她的年齡僅在三十五而蒼老的黯淡罩住她的生命一切。

七，四，一九三三。

我浙富春山水甲天下○近見珍重閣日記言之時詳○節錄於此○以當臥遊○記云○三月初六日晨七時○赴南星橋（即江頭）登火輪○輪船之赴桐廬者○自杭上溯○日凡兩班○一九時發○一下午二時發○以銜接滬行之火車○早發者艙位較遜○自杭赴桐○官艙一元二角八分○房艙八角六分○是日以有拖船七隻○抵桐已六時許○常日無拖船○則四時許可到矣○船中有蛋炒飯○聊足調饑○征棹南發○六和塔已隱在岸側○十龍九斬頭諸勝○亦歷歷在目○即常日赴雲棲所經也○杭湧金門有汽車達富陽○自富陽易舟至桐○當節時不少○（按欲偏覽沿江山色○仍以舟行爲佳）輪舶則晨發者爲慢班○所過村邑均小泊始行○舟中江山之勝○漸漸奔赴或平疇遠岸○或遙帆近港○是日微雨○[illegible][illegible]峯爭雲於天末○尤稱麗矚○契賞不已○將及桐廬○已望見桐君山○京蓉間梵塔隱現○鈴宇紺碧○舟人曳纜徐徐行斷岸間○牧童牛背○約略可數○就暝抵桐○即寓輪埠惠賓旅館○於桐爲翹楚○電炬朗列○所賃最佳之室○日一元四角○憑江築閣○領攬秀致○即召榜人論値○往返嚴桐間○價十元○歌兒雲集○殊苦吹雜○多江山來者○徵囊乍竇竹坡九姓美人麻雅故○亦復神往○意者邇來風雅論胥○雖江山可識○而金紛已無餘鍾耶○中夜月色闌入窗襬間○至助淸興○以引日發曉○未及深賞○初七日侵晨登民船○且就桐賃衾四事○逆旅中爲致之○又攜其茗壺以行○方解維○斜風細雨○故故弄人○蓦山排閱○蒼翠欲滴○明滿斷岸○如在畫圖○凝睐間以爲當用唐宋人大青綠大劈皺法○益神似耳○遠峯出沒○不險峻而多致○疊嶂者苔○無叢木而掩映連纜○雨後放晴○雲氣幻成金紫色○尤爲奇覲○涉七里瀧○則益極回沓之致○四面皆蒼綠矣○間有孤松挺秀○老幹槎栫○水磁山巔○均爲點綴○偶過墟集○亞壁宛然○鄉人往來○亦復世外○亭午抵嚴祠○漁舟來求售○得桃花鱖魚白魚蒲魚○銀鱗赤煩○價不爲昂○每尾可小銀幣四五角○即傍祠治餐○拎舟登陸○拾數十級，小憩○祠宇棟栒就頹○舊俾繞蘇○其門前有巨額曰嚴子陵釣魚臺○謝臯羽慟哭西臺○廳事有子陵神位○其右別有二橡○曰客星樓○復奉謝泉羽，范希文，蘇東坡等位○謂均涉桐者○（臺在祠後半山）東西各一○高百六十丈○斷岸危巖○拔出蓦翠間○嶙峋○不受點苔○拾級往返○約二千級○犖碿殊不良於行○其東西臺間○別有中臺○築亭翼然○東西臺亦各具石亭○漸就無廢○盤桓途碁○俯視蓦峯張拱○巨松數十株○即憑江岸○爲前道所未見○江水論漣○掩抉山峯○率作綠波○淺漲絲風○當之欲醉○此時此際○心神交豁○蟲沙理亂○一滌胸聽○誠不知切外之何世○華胥之何鄉○興盡策節○去陸遊舟○循道前發○漸涉淺灘○水清見底○拳石疊疊○舟人持嵩徐行○綫纜溪岸○忽復開朗○峯耕卻倚○遙在雲外○渡出七里瀧外○更十餘里○至嚴東嬲○坊歌盈耳○管弦閒雜○桐嚴妹之遺韻○容有存者○是夕即宿舟次○明月窺人○逼射蓬窗間○靈淑隱秀○莫途茲矣○扣舷行沽○賞極忘倦○二鼓始寢○初八日○昨宵傳語舟人○破曉東駛○醒時征帆引滿○已及淺谿○白雲封渡○視宵來景象○似別[illegible]境界○乍行乍遠○回首引睇○神往益深○仙鄉益遠○棖觸低回○有不能忘情者○重過嚴祠○未更跋涉○已刻已抵桐爐○移棹桐君山○桐君故預黃帝時醫術○與歧伯雷公伍○山以桐名○志其人也○江岸少樹○獨此山松柏扶流○間以䍐竹○彌復可念○涉歷歸逆旅○購所產子陵魚醉鰐魚各一○子陵魚獨桐江產之○市人以爲名貴○初九日○侵晨兆江興輪歸○以六時半發○此其快班○論値略易○而雅潔遠勝○可一元四角○十一時巳至南星橋○復入杭城○悤悤歸湖上○以諸山紛黛○差減○無復穠姿○足與頡頏○西子有靈○當嗤其頭○野人自適○亦樂其樂耳○愚按此爲由杭往遊之塗程○如自上海行○可以早車赴杭○至南星橋○即就下午之輪船赴桐○歸途自桐至杭○亦可以下午快車回滬○往返仍爲四日○若但至七里瀧○民船一日可以往返○三日可以遊竣○看山之樂○無途是者○惟挾衾枕以俱○爲萬不可省耳○

附錄

修正長江通商章程

上海江海關監督暨稅務司五月九日發布告云：爲會銜布告事，案奉政府訓令飭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長江通商章程，經修正爲中華民國二十二年長江通商暫行章程，定於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施行，合行檢發該項章程一份，令仰遵照等因奉此，自應遵辦，合將該項章程，照錄如左，仰各商人等一體遵照，特此佈告，茲錄章程條文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舊章自本程暫行之日起，舊有長江通商章程即作廢。

第二條 船隻種類，在長江貿易之商船，分爲下列兩種：

(甲)輪船，(包括所有用機器行駛之船，及其所拖帶之船隻在內。)

(一)內港輪船，即按照內港行輪章程行駛者

(二)江輪，即按期於長江各埠或上海與長江各埠間往來行駛者，

(三)海輪，即航海輪船，越過吳淞向長江上駛者，

(乙)民船及其他帆船，以上甲乙兩種船隻，對於海規法規，及各口關章，均應恪切遵守，

第三條 船隻經過吳淞，除華商航海民船外，無論何國商船如入長江上駛，越過吳淞或由江內下駛越過吳淞者，均應按照本章程之規定，預先請由該處海關核准，違者得將船貨一併充公，

第四條 通商口岸及上下客貨處所，通商口岸，凡商船暫時准在下列通商口岸往來貿易，沿長江之鎮江，南京，(浦口)蕪湖，九江，漢口，沙市，宜昌，萬縣，重慶，及沿湘江之岳州，長沙，上下客貨處所，凡商船准按照另訂專章，在下列上下客貨處所裝卸貨物，江蘇之南通縣，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北之武穴，陸溪口，凡華商船隻，並准按照另訂專章，在下列上下客貨處所裝卸貨物，安徽之劉家渡，宜昌萬縣間之巴東，巫山夔府，雲陽，萬縣重慶間之忠州，酆都，涪州，長壽，除華商民船外，無論任何船隻，不准在上列各處以外之長江沿岸地方裝卸貨物，違者以走私論，按照關章罰辦。上下客貨處所，凡商船准在下列各處所上下旅客並裝卸隨身所帶行李，江蘇之蘆涇港，(南通縣)江陰天星橋，(泰興縣)口岸儀徵，安徽之荻港，華陽鎮，湖北之蘄州，黃子岡，黃州，新堤，荊河，(亦稱荊河腦)旅客行李內不得夾帶應稅貨物，違者一經查出，得連同行李一併充公。中國政府，如因稅收上之需要，得將以上所列之任何通商口岸，或上下客貨處所，隨時酌予裁撤，或在上列各地點以外，另行添設通商口岸，或上下客貨處所。

第二章 輪船

第五條 內港輪船，凡內港輪船，應遵照內港行輪章程辦理，若由江出海，或由海入江者，應將

行程簿（華籍輪船）或內港輪船執照，及行程簿，（外籍輪船）呈由江海關或吳淞分卡查驗簽證。

第六條　江輪，

（甲）凡在長江常川貿易之華籍輪船，應將行程簿呈交上海漢口或宜昌等處海關註冊，並由海關在簿內予以註明。此項註冊有效期間，以一年為限，每年應在江海江漢或宜昌關重新註冊一次。

（乙）凡在長江常川貿易之外籍輪船，應將所執國籍證書，呈交該國駐滬領事公署，無領事者，應呈交江海關收存，海關於收到該船國籍證書，或接准該國領事公署書面聲請以後，即行填給江輪執照一紙，將船名國籍註冊噸數，及攜帶自衛槍械等項，詳細填註照內，俾資執據，該照有效期間，以當年為限，嗣後應按年在江海關換領新照一次但此項輪船，如在漢口或宜昌以上地方貿易，不返上海者，得在江漢關或宜昌關換領新照，以上持有江輪執照之江輪，所有呈報進口呈請結關起卸貨物，及完納稅鈔等項手續，應悉遵各口定章辦理。其船鈔一項，如係華籍輪船，應在該船呈准註冊，作為江輪之口岸海關完納，如係外籍輪船，在發給或換領江輪執照之口岸海關完納。

第七條　海輪，

（甲）凡華籍海輪如入江上駛越過吳淞時，應向江海關或吳淞分卡，呈驗國籍證書及行程簿，俟由關填給結關準單後，即可上駛貿易。此項海輪，在沿江任何通商口岸，所有呈報進口，呈請結關起卸貨物及完納稅鈔等項手續，均與在其他通商口岸一律辦理。迨該船駛回吳淞或上海時，仍應將行程簿呈由海關查明該船應納稅鈔，業已完清，其他一切手續，亦均照章辦理完竣，方准出海。

（乙）凡外籍海輪如入江上駛，越過吳淞時，其不往上海者，應將所執國籍證明書呈交該國駐滬領事署，無領事者應呈交江海關或吳淞分卡收存，由關發給江輪專照一紙，將船名國籍註冊噸數，所裝貨物攜帶自衛槍械及駛往口岸詳細填註照內，方可駛往上江貿易。此項海輪，在沿江任何通商口岸，所有呈報進口呈請結關起卸貨物，及完納稅鈔等項手續，均與在其他通商口岸一律辦理，迨該船駛回上海或吳淞時，仍應將江輪專照呈繳海關，由關查明該船應納稅項，業已完清，其他一切手續，亦均照章辦理完竣，方由關函達該國領事，或逕將該船國籍證書發還具領，俾使出海。

（丙）凡華洋航海船隻，如未持有船鈔執照，應於駛行入江時，向江海關或吳淞分卡完納船鈔，如在沿江通商口岸，適值船鈔執照限期屆滿，應即在該口海關，換領新照。

第八條　輪船貿易，凡在長江沿岸貿易之輪船，對於繳納稅項事宜，應與其他通商口岸一律辦理，除政府對於征稅地點，另有規定外，所有進口稅，應在卸貨口岸，於貨物放行以前，交清出口稅及轉口稅，應在裝貨口岸，於貨物裝船以前交清，而於裝卸貨物或轉載等事，所有報關查驗及請領准單各項手續，亦均與其他各通商口岸一律辦理。

第三章　民船及其他帆船

第九條　民船及其他帆船，

甲，凡華商航海民船，無論向上駛行或向下駛行，經過江陰地方，應先將國籍證書及掛號簿等呈交江陰海關查驗，

乙，凡華商經營外洋貿易民船，自外洋駛來或駛往外洋者，應在江陰地方呈報海關，聽候查驗，並將應完稅項全數繳清。

丙，凡洋商租用華籍民船者，祇准裝運洋商所有貨物，往來通商口岸，並應由海關出具保結，請領特別執照。該保結內應担保所裝確係洋商所有，貨物俟運抵一通商口岸，起岸完稅，倘該貨並未運抵通商口岸清完稅項，處依照稅額五倍之罰金，嗣後海關對於該洋商所租用之民船即不准予結關，所有此項民船之報關起卸貨物，及繳納稅項等事。應與划船一律辦理。

丁，凡外籍帆船及划船，應在上海呈由該國領事公署，或逕行呈由江海關或吳淞分卡請領江輪專照，並應與外籍輪船互守同樣章程。

第四章　結關等項

第十條　結關凡在長江貿易之輪船，外籍帆船，及洋商租用之民船，應向出口海關請領結關單照，俟駛抵指運通商口岸時，應將該項單照，呈交該口海關查驗，方准起卸貨物。如結關單內所載貨物，有未全數起卸情事，應以走私論。

第十一條　雜項，凡在長江內行駛之商船，如遇江海關巡輪令其呈驗單照，該船應即遵辦，倘未領有單照者，應依照海關法規內懲辦走私船隻條款辦理。凡在長江貿易之船隻，或其所拖帶之船隻，無論駛往上水或下水，海關得將船艙加封，並得遣派官員隨時監視，凡商船中途經過沿江各通商口岸時，如不入口貿易，可無須呈請結關。但各該口海關，如令其將江輪執照行程簿內港輪船執照掛號，或其他各項單照呈關查驗時，該船應即遵辦。

第十二條　附則，本章程係屬暫行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

（完）